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二

服飾部三 紳 韍 珮 玦 環 笏 舄 靴

紳一

增禮記玉藻曰凡侍于君紳垂足如履齊 又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紳二

原書紳論語曰子張書諸紳　增拖紳又曰子疾君視之加朝服拖紳　垂紳晝錦堂記曰垂紳搢笏　原搢紳漢郊祀志曰縉紳者不道謂搢笏于大帶革帶之間　又難蜀文曰搢紳先生之徒或云薦紳　增簪紳詩云合宴簪紳滿　曽鞏詩曰風義動簪紳　又纓紳詩云濟濟盛纓紳　解紳謝惠連雪賦曰褫佩而解紳　不紳禮記曰麻者不紳注云紳大帶喪代之　泉紳韓愈詩曰泉紳拖修白石劒攢高青　天紳又曰懸瀑垂天紳　又孟郊詩曰簷溜擲天紳　玉紳簷雨也　鞸紳內則曰子事父母端鞸紳搢笏

韍一

增釋名曰韍鞸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

之巨巾田家婦人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為名也
又曰跪襜跪時襜然張也　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
禮記曰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
衡　又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
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
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又曰有虞氏
服韍鄭箋云冕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唐車服志云朝
服謂之韠冕服謂之黻案韍或作黻芾紱同又作紼

原五經要義曰太古之時未有布帛食獸肉而衣其皮先知蔽前而未知蔽後　又曰韠者舜之所制也裳前之蔽也　又曰天子朱韍諸侯赤韍　白虎通曰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　增徐廣輿服儀注曰蔽膝古之韍也戰國連兵以紱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　魏曹植求通親親表曰解朱組佩青紱　宋史輿服志曰韍從裳色上有紕下有純去上五寸繪以山龍火上接革帶繫之

黻二

原環濟要畧曰舜始作黻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　增拾遺録曰孔子生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夫子系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哀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于太澤得麟以示夫子知命之終抱麟解黻而涕泗焉　漢書東方朔傳曰館陶公主迎武帝敝膝登階

又曰王莽妻著布蔽膝見客　魏志曰武帝內誡令曰宮人位為貴人金印藍韍女人爵位之極　又曰文帝賜于禁以魏王時自所佩朱韍　吴志曰孫權潘夫人有娠夢人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生亮

韍三

原夏山　殷火禮記明堂位曰夏山殷火周龍章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化　蔽前　在股上詳韍一　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

韍四

原斯皇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又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方來易曰朱紱方來　增

困赤紱又曰困于赤紱　垂朱紱杜甫詩曰扶病垂朱紱　映白鬚白居易詩曰晚遇何足言白鬚映朱紱　還鈐閣又曰便留朱紱還鈐閣　原君朱臣素詳戟一　我戟子佩莊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戟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注謂隱藏也

珮一

原釋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

說文曰佩從人凡聲也佩必有巾從巾　蔡謨毛詩疑

字議曰以為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　增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又曰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又曰彼留之子遺我佩玖　又曰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又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韘　又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曰宛然左辟佩其象揥　又曰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箋云璲瑞玉也　又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周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

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　原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又曰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　增又曰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　原又曰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增又曰男女未

冠笄者皆佩容臭昧爽而朝　楚辭曰長余佩之陸離

原又曰虚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　又曰何瓊珮之

偃蹇衆薆然而蔽之　增又涉江曰被明月兮佩寶璐

原白虎通曰所以明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修道無

窮即佩環能大道德即佩琨能決嫌疑即佩玦是以見

其所佩即知其能故農夫亦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

婦人佩其針縷亦佩玉也　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

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衝牙蠙珠以

納其間上下為衡半璧為璜璜中横以衝牙以蒼珠為瑀　增文獻通考陳氏禮書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此所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原魚豢魏畧曰有雙璜雙珩琚瑀衝牙琨珠為佩者漢明帝采古文始制　晉公卿禮秩曰特進佩水蒼玉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皆佩水蒼玉　增

晉宋舊事曰太皇太后雀鈕白玉佩　原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飾五兵佩　增晉潘岳西征賦曰飛翠緌拖鳴玉出入禁門者衆矣想佩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

齊書曰永明元年有司奏加貴妃金章紫綬淑妃于闐玉佩　隋書曰何稠參會古今多所改創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珮二

增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曰百姓珤富何謀于樂天子嘉之賜以左佩玉華郭璞注云玉華之佩佩之精也又曰天子渴于沙中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而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珮玉一雙　原典畧曰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增左傳曰晉獻公使其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狐突歎曰佩衷之旗也金寒玦離何可恃也　禮記曰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原鹽鐵論曰子思銀佩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寶也經侯解劒佩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劒

珮與侯曰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也　增又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珮至流水之上大夫莊辛見而悦之　拾遺録曰燕昭王時西王母降與昭王遊乎燧林之下說炎皇鑚火之術取緑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桂膏之上此蛾出員丘之穴穴洞達于九天中有細珠流出可穿而結因用為佩　又曰漢昭帝穿淋池廣千步植分枝荷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若葵之衛足也名曰低光荷實如

玄珠可以飾佩　又曰漢成帝時乘輿服皆尚黑宫中美女服皁班姬以下皆玄綬璐珮　漢蔡邕輿服志曰孝明帝作蠙珠之佩以郊祀天地　晉令曰皇太子妃珮瑜玉諸王郡公太宰太傅太保司空諸長公主諸王世子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珮玄玉　鄴中記曰石虎出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著錦袴佩玉　唐書曰憲宗懿安皇后郭氏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宫門為壽或歳時慶問讌饗後宫戚里内

外婦車騎駢褷環珮之聲滿宮

珮三

原蠙珠 象環俱詳珮一 紉蘭 連蕙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王逸注紉索也又曰連蕙若以為佩過飽肆而失香 捨玦 解環孔叢子曰子産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 劉向列女傳曰齊桓公行霸諸侯朝之衛獨不至公謀伐衛衛姬脫簪珥解環珮再拜請衛之罪公悅許諾 增五星 原六氣五星佩道士服也六朝詩曰佩帶五星連 傅玄大言賦曰腰佩六氣首戴天文 俘商 獻楚周書曰武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 左傳曰蔡昭侯為兩珮如楚以一珮獻昭王子常欲其一弗與三年止之獻于子常乃得歸 雙湒璜

六火玉董巴漢輿服志曰孝明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衣裳玉佩備章采其大佩則衝牙雙渠璜皆以白玉　漢武帝内傳曰上元夫人帶六出火玉之珮

遺澧浦解江濱楚辭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列仙傳曰江濱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漢江濱逢鄭交甫挑之不知神人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受珮而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無所繫尚可比左傳曰吳申叔儀乞粮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予無所繫之　温潤之德尚可比焉

連日月增乞飛霞曹植與陳琳書曰帶蛇虹以為紳連日月以為佩　韓愈詩曰乞君飛霞佩與我高

頡頏

珮四

原左佩 内則曰子事父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婦事舅姑同 右佩 又曰子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婦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 章德 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佩以章德 為度 大戴禮曰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以納其間璜琚瑀以雜之也 衷旗 詳佩二衷中也旗表也 禮容 玉德 昭聲 昭其聲也于以用之聲以發之 制容 文選佩以制容 有聲 容觀玉聲 不變 行不變玉 鏘鳴 詳佩一 掩轉 楚辭曰佩繽紛其掩轉遂委絶而離異 增幽佩 杜甫詩曰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 趨佩 柳宗元詩曰響切晨趨佩 褋佩 詩曰褋佩亦銷鑠 劒佩 漢史曰單于來朝賜以玉具劒佩 紳佩 纓緌之徒紳佩之士皆儒學也 纓佩 文選

曰纓佩空為忝

落佩 杜牧賦曰倒冠落佩兮與世闊疎

瘞佩 柳宗元弔屈原文曰沈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

佩犢 漢龔遂守渤海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帶劍佩刀何如帶牛佩犢

佩魚 服飾總論唐之紱有佩龜佩魚之制

草承 杜甫詩曰宮草霏霏承委佩

花迎 岑參詩曰花迎劍佩星初落

佩豭豚 史記曰子路性勇冠雄雞佩豭豚

佩霹靂 孔六帖曰唐玄宗欲廢皇后王氏后兄守之懼為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佩之

佩韋弦 范丹字史雲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范亦以狷急佩韋以自戒

佩安危 李晟傳曰身佩安危

佩采瓊 尚書舊傳曰淑妃修媛修華修容婕好佩采瓊玉貴人佩于闐玉

垂蒼玉 韓愈詩曰帶垂蒼玉佩

佩聲隨 杜甫詩曰

翎佩聲隨玉墀歩

佩聲歸 王維詩曰佩聲歸到鳳池頭

蘇秦佩 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歎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酈生佩 漢王納酈食其之言欲立六國後曰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原流景揚輝 曹植七啓曰佩則結緑懸黎寶之微妙符彩照爛流景揚輝

光潤清越 殷仲堪與湘王牋曰所致玉佩光潤清越可謂瓊琚也

解佩要之 曹植洛神賦曰願誠素以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

解佩結言 楚辭曰擥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

王粲識珮 摯虞決疑注曰漢末喪亂無玉珮王粲識舊珮始作之令玉佩皆受法于粲也

石崇雕珮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崇使翔風雕玉為倒龍之珮

增佩聲珊珊杜甫贈鄭駙馬詩曰時聞雜佩聲珊珊　佩玉將將音鏘詩曰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原佩服無斁　揖讓有聲　先王有制所以比德　君子無故乃不去身

珮五

增賦唐胡運佩賦曰玉有環珮所以節威儀珪璋所以應朝覲朝覲貴乎特達威儀在乎淑慎則珮之為用以德聞珮之為服以禮進旣取堅以縝密亦體柔以溫潤其彩烱明涵黼黻之華其聲清越諧金石之韻豈止法

先王之服戒乎大夫抑以覩古人之象原之帝舜由是表尊卑之飾彰朝覲之美佩山玄而抱水蒼揺揺兮耿光左宫羽而右徵角鏘鏘兮垂委非徒抑其進退亦以制其容止珩瑀相焕品命不渝貫以桃花之綬錯以明月之珠時也朝北極歷天衢明玉殿耀金鋪徽音生于矩步繁響起于風趨濟翼為君臣之榮覩逶迤乃賢哲之令圖亦何必搴修蘭于長坂折瓊枝于遠區然後為美乎别有楚臺神媛越國名姝嬌羅艷縠秀色鮮膚振

鳴玉以亮響踐瑤階以踟蹰聲珊珊兮若有無睇綿綿兮意愉愉翩躚躚兮望坐隅欲從君子禮之拘乃歌曰佩玉蕊兮德音發中規矩兮聲不歇馳畋獵兮思敬慎壽考不忘兮長歲月端法服兮臨魏闕群后覲兮萬方謁

麻不期佩賦曰夫聖人彰德以建物表意以與名禮容孔備制度昭明衣冠振序簪紱齊榮亦玆佩之為用隨劒履而揚聲覩其所興爰自古昔玉華既重于周后蠙珠亦珍于漢辟蓋將以威儀節度知無不易豈徒

矜珠玉之芳聲喧步頩之前跡懿其符彩照燭流曜輝光宮徵合韻左右鏗鏘此亦邦國之儀範為衣裳之典章于是垂為臣僑為主式標上下動合規矩亦非獨洛妃解贈于陳思漢女見投于交甫爾其幽人所重君子攸資則蘭蕊馳馨于楚客象環騰譽于宣尼斯偶物昇榮助荷衣之葱翠因時適用陪藻服之葳蕤既而天子會朝臣御華闕冠蓋雲發公侯進退而為容卿士俛仰而趨謁茲珮也幸朝儀不棄流響未歇旣連帶于虹蜺

庶傳名于日月

衡牙賦闕名

佩必有節牙惟應聲旣熠熠以光動始鏘鏘而韻清馳聲曲折之間突爾乃激方隨步武之際跳然若驚嘉其琢自良工飾于君子冀静聞而中矩每徐轉而知止乍旁達以散遷忽高飄而間起比于德寧無故以去身習乎容諒和鳴而入耳是知宮徵交應周旋必聞助清音而靡絶混真質以繽分將覩其禮朝于君假抑揚而有耀俟動静以成文故乃藉此相攻彰夫必佩窅爾同聲服而非礙顧規模之可則

究在其中聽寥亮之無差不離于内則知俯仰寧阻進退皆由引異響而非往配禮容而必周虚徐互振寂寞相求洞晨照而彌徹驚微風而更幽原夫製彼奇形韻兹良玉雖杳杳以將盡竟遲遲而潛續澹以成章靜而應曲重輕莫雜恒宛轉而下垂左右皆調每玲瓏而中觸由是孤光屢進片影彌輕駐幽音而乍黙佩逸勢而俄成方將應組綬廁瑶瓊應疾徐而洞徹順激射以鏘鳴故其悄以分音玲然自我當待扣而逾寂匪輕揺而

孰可豈不以佩服紛綸威儀衆夥徵銜牙之微旨然後知古禮之不墮　裴度古君子佩玉賦伊君子兮何師邈淳古而繹思儼然有章相威儀于樂只溫其如玉故切磋而佩之縝密是比貞明所資追琢斯成旣殊張氏之印清美可羨寧匹孔俟之龜是用濯自丹水取諸玄圃君求美質我則表溫潤于光容臣聽好音我則動淒清于步武結以紳帶綴以環組使感之者在約而思純服之者居令而行古豈比夫詩人無文贈雜佩兮夫君

騷人著美紉幽蘭兮之子是以嘉其抱素貴以合眞想見白虹之氣思聞清越之聲發凝輝兮旣昭我述鏘雅韻兮必俟君行是以敬慎侯度獨高人情至若斵以為壺徒玩其質執而為璧徒旌其秩豈若用之有方垂之無必威儀棣棣居則粲然之光進退瑲瑲動則泠然之律是以古之君子物有其章温恭可象環珮其鏘旣覩容而生敬諒播往以傳芳然則貞玉之質非賢無以服用昔賢之佩非玉無以表彰故佩斯敬覩斯莊方今野

無遺賢山不藏玉彼華佩兮同昔時以入用彼君子兮思古人以自勗故能振休風播淳俗則今日之佩玉昔賢之高躅者也

原銘後漢崔瑗遺葛龔珮銘曰禹湯罪已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几杖有誡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灾晉厲好虐欒書作亂荀瑶峻戾韓魏致難慷慨憤激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佩柔韋是貴

原啓齊褚彦回謝賜珮啓曰傳詔宣敕賜臣玉佩一具

製懋姬嬴寶冠荆越璇瑰鎮曜珩玦凝華采賁蓬楹響聞繩戸佩服載驚心容交惕　梁簡文帝謝敕賜玉佩啓曰昉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内府猥垂霑賜臣方温謝德比振懸聲

玦一

增說文曰玦玉珮也珮如環而有缺故云玦也　原隨巢子曰名人以環絶人以玦　增晉書曰自公主封君

以上皆帶綬以絲組為緄帶金辟邪首為帶玦

玦二

原瑞應圖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　左傳曰狄人伐衛衛將戰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子以此賛國擇利而為之　漢紀曰項羽與沛公飲鴻門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默然　增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女弟昭儀遺玉珊瑚玦　後漢書曰更始謀殺光武兄伯升乃會諸侯以成其計繡衣

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殺　續漢書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勲史舍壁下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　原漢末傳云先主旣取成都大會作樂乃取劉璋所藏金玉寶玦以賜功臣　魏畧曰太祖征漢中太子在盟津聞鍾繇有玉玦使臨淄侯因人説之繇即送焉　增魏氏春秋曰明帝時張掖郡金山元川溢涌寶石負圖有玉匣開蓋上有玉玦二璜一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徵意焉　蕭子顯齊書

曰太祖在淮陰治城得錫玦下有篆字人莫識紀僧真曰何須辨文此自久遠之物即九錫之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　北齊書曰樂陵王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與妃斛律氏武成果斬之妃把玦哀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　杜陽編曰唐文宗宮中有黃金蚍出階光灼宮人以珊瑚玦擲之并玦而帶去上尋庫得真金蚍貫玦上曰此隋煬帝為晉王賜陳夫人者熟視下有阿麽字

玦三

原佩金 賜玉 左傳曰晉太子申生帥師晉侯佩之金玦狐突曰金寒玦離胡可恃也罕夷曰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 東觀漢記曰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為楊邑侯賜以玉玦

決嫌疑 決狐疑 白虎通曰凡能決嫌疑者即佩玦故見所佩玦即知其所能 王隱晉書曰禮能使決疑者佩玦故遣其臣亦授之以玦晉受命有二玦其一當魏歷數既終當禪大晉故與之玦凡受命居天子之位皆衆人之所疑以武皇帝能斷決狐疑應天順人受曹氏禪而無疑得應佩玦故以賜馬是以有二玦

玦四

增清玉杜甫詩曰清玉刻佩連玦環　珊瑚又曰腰間寶玦青珊瑚　捐玦讓太尉表曰旣望汨以懷沙甘赴湘而捐玦　又楚辭曰捐余玦兮江中　似玦韋應物詩曰荊山之白玉兮良工雕琢雙環連月蝕中央鏡心穿故人贈妾初相結恩在環中尋不絕入情厚薄苦須臾昔似連環今似玦　思帝鄉劉禹錫賦曰佇環玦兮思帝鄉　視徘徊視環玦以徘徊空嗟白首　紫玉玦蘇軾詩曰空煩赤泥印遠選紫玉玦苶也　烏玉玦又曰遠致烏玉玦墨也　原佩玦而斷莊子曰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與玦即去大夫得罪待放于郊公與之環即還與之玦即去又曰逐臣賜環則反賜玦則絕

玦五

原賦魏文帝玉玦賦曰有崑山之妙璞産曾城之峻崖
漱丹水之炎波蔭瑶樹之玄枝包黄中之純氣抱虛静
而無為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原書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南陽宋惠叔稱君侯昔有美
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
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鄴騎既
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内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
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須一介之使不損連

城之價旣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

環一

增說文曰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莊子内篇曰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毛傳曰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旣御著于右手　白虎通曰修道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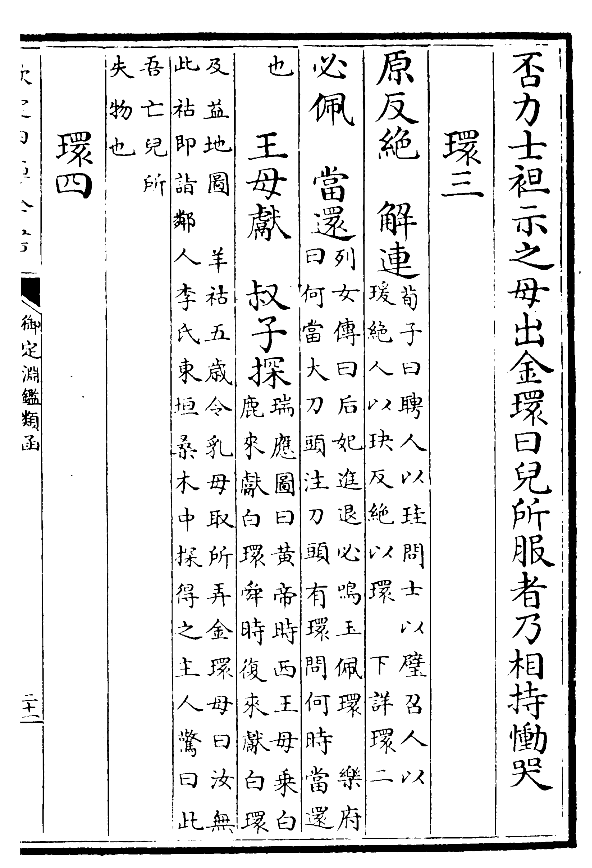
即佩環也　晉左思蜀都賦曰其中則有青珠黃環

環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顓頊時北海之濵有勒題國皆衣毛無翼而飛帝乃更衣以文豹為飾獻墨環色如淳漆

左傳曰穆叔之子仲壬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使豎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　原春秋後語曰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遺之連環曰齊人多知能解此乎后以羣臣莫能解乃引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

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　增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錬金為彄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又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合德上五色文玉環　宋書曰江夏王義恭孝武即位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　梁書曰柳惔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玉環賜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　唐史髙力士幼失母及貴得之嶺南母曰胷有七黑子在



否力士祖示之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慟哭

環三

原反絶　解連荀子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絶人以玦反絶以環　下詳環二

必佩　當還列女傳曰后妃進退必鳴玉佩環　樂府曰何當大刀頭注刀頭有環問何時當還也

王母獻　叔子探瑞應圖曰黄帝時西王母乘白鹿來獻白環舜時復來獻白環

及益地圖　羊祜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母曰汝無此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

環四

原象環禮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注象牙有文理言似已有文章也五寸法五行環者取其循環似已德之無窮也 玉環左傳曰晉韓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 增佩環經解曰行則有佩環之聲 賜環黃庭堅詩曰黃州逐客未賜環 原重環詩曰盧重環環帶犬也 增三環地理志曰有妓嫗號汴州婆有數妓每名飲與以三環 綫環食貨志曰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輕小凡八九萬才滿半斛綫與線同 綖環顏浚傳宋泰始中通私鑄而錢大壞一貫長三寸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 阿環上元夫人 玉環楊貴妃小字 瘠環齊侍人 瑶環韓愈馬君墓誌曰瑶環瑜珥稱其家兒也 原雀銜環後漢楊寶七歲行于華山見一黃雀被傷為螻蟻所侵寶見之而憐因將歸置箱中采黃蕊飼之經

旬瘡愈旦來暮去忽一朝變為黄衣少年銜玉環一雙來報寳曰好掌此環子孫累代為三公果如其言

增猿獻環 孫恪妻袁氏偕至端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老僧化為猿去 **海九環** 廣博物志曰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有海環之者九謂之九環 **月半環** 韓渥詩曰月若半環雲若

土 **華胥環** 瑯嬛記曰李女贈賢夫以瑪瑙宛轉環丹山白水宛然在焉握之而寢則夢入其中始入甚小漸進漸大有名山大川之勝異木奇禽宮室璀璨心有所思隨念輙見因名曰華胥寳環 **玉指環** 雲溪友議曰韋臯遊江夏與青衣玉簫有情約七年再會留玉指環逾八年不至玉簫絶食而没後得一歌姬真如玉簫中指有肉隱出如玉環

環五

增賦唐錢起象環賦曰聖有制作人具爾瞻是環也用之撝謙成乎其規故有典有則全乎其素故匪雕匪刻動法天旋温如玉色可以觀象見意可以取文昭德終日佩之其儀不忒懿夫員通旣固雅麗且殊皓質中澈騰光外敷守其明也處暗室而不昧偕其道也映素服而如無鄙南容之珪貞而猶玷嗤卞氏之璧瑾而不瑜升諸組綬不亦宜乎或有黄雀酬恩鄭商所利其名則一其宜則異皆浮俗之所珍乃老氏之遐棄寧若斯為

美也將君子而比義文而不華垂之如墜循環無極參日月之在躬佩服有常于韋弦而戒事固知宣尼之旨有要有倫于此表禮創物乃將用服謙身是以成形而不受其彩散璞而不失其真瑩爾情性潔白惟純導爾情性貞明日新捨之則禮容若缺用之則法度是循物既合權古稱其善常虛心以隨運雖匪石而可轉覩妙用之昭宣知前哲之舒卷　沈仲象環賦曰佩服之設惟德是瞻夫子之服素而博夫子之德稱而廉式制象

以表諸儉豈無玉兮體乎謙謙而伊何服用有則捨實
佩庶以彰其無位制象環實亦明其讓德匪玉兮匪金
是雕兮是刻取其焚身之齒奮其截肪之色磨而不磷
涅而不黑相彼玦矣謂其玦之有離制此環兮體其環
之不極因良工以表器奉聖人以聘國苟烱戒之斯存
曷威儀之有忒于是不師爾制爰始我謀錯落增色晶
明克殊寫金規于顧兔掩素彩之隋珠崇其五寸之範
輝彼十圍之軀貴其文兮我則文而能潔謂其曲也我

則曲而不踰旣圓體以就滿亦虛中而應無服為身表
環為佩器若禮義之相須豈周旋之暫墜將以體象其
法理亦以循環乎志意雜章甫以為飾縢組綬以生輝
蔚禮經以留規掩水蒼之故事明夫素王立範象豈因
循必使動容有則箴規合倫得禮容之不選著盛德之
日新環之質兮取其終始罔極象之齒也取其堅白可
珍體夫子之歷聘周流似夫子之從時屈伸象環之制
兮其義不淺謙撝之旨兮因斯而闡道崇受物用能寬

而有容理貴適時體如九而任轉忝明試以効拙敢獻賦而旌善

笏一

原笏手板也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一物　禮記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故飾竹本以象　又曰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

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又曰凡有指畫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則書于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中廣三寸凡笏皆然諸侯從中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大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其一也　大戴禮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　增五經要義曰天子之笏謂之珽珽然無所屈也　原三禮圖曰士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須鮫魚鬚　輿服雜事曰古者貴賤皆執主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搢之于腰帶中五代以來惟

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手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板主于敬不執笏示非記事官也

增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　文獻通考曰珽天子之笏長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為之笏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此乃不經今還謂之笏以法古名自西魏以降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以下兼用竹木　又曰開元八年勑諸笏三品已上前詘後直五品以上前詘後挫並用象九品

以上任用竹木上挫下方聽依品爵執笏假板官者亦依此例　常朝錄曰唐會昌以來宰相朝則有笏架入禁中逐門傳送至殿前朝罷則置于架上百僚則各有笏囊吏持之　宋史輿服志曰哲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搢大圭其制圓首前詘于禮未合今欲做西魏隋唐玉笏之制方而不折上下皆博三寸長尺二寸其厚以鎮圭為約從之　又通考曰宋大觀中詳定儀注所言者及羣臣助祭本無執玉帛羔雁之

義故雖冕服但當執笏王藻曰見于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説笏非古也説者以為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説笏非是請羣臣冕助祭執笏當事則搢其陪位官亦合冕服執笏從之

笏二

增周書曰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𠜱搢笏以示無仇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服冕禕帗帶搢曶夾佩奉璧南面立於寒下授河宗璧注帗韠也曶音笏搢插帶也

夾佩左右兩佩　增後漢書曰陳蕃為光禄勲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入閣至坐不奪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　江表傳曰漢獻帝嘗見郗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原又曰孫權既即尊位會請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褒賛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巳乞食矣昭

大慙伏地流汗　增郡國志曰晉明帝為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弄銅蟠螭口手傾溜入螭腹中不能出人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　宋書曰庾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己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憎忤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甚不悅祐具以言狀帝意乃解　又曰綦母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

圖黄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黄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　齊書曰豫章王嶷嘗見形于第後園乗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覔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宋書曰明帝起事諸方並舉兵帝與蔡興宗言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否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籌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旣平之後方當勞聖慮

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輿宗不已上曰如卿言　又
曰建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劭弑立孝武入討劭宏在
殿内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
信周法道賫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　北
齊書曰爾朱榮旣誅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
留人名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
制矣　又曰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
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

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玩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後帝鑠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以功求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　唐書曰常達歸賊薛舉奴張貴曰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怒舉笏擊其面達不為懾　又曰唐高宗欲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從置笏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　又曰宋璟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見張易之等後至促步而附璟舉笏却揖唯

唯　又曰張九齡體弱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為笏囊自九齡始　又曰唐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　又曰王播善口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　又曰朱泚名叚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吾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　又曰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顧少連會田

鎬第酒酣少連捉笏曰叚秀實以笏擊賊臣今我以笏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　又曰魏謩文帝時為起居舍人上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獨存令進之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覃不解我意此乃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又曰崔元亮改諫議大夫鄭注誣宋申錫捕逮倉卒内外震駭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諫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俯伏流涕　又曰李絳面論吐突承瓘用兵無功

合從顯責又言承璀于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舉上初怒色變絳語不已詞旨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悟拜絳爲中書舍人即命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語吾不知爲損又面賜絳紫袍爲擇笏以賜之因謂之曰爾他時勿易此心　又曰初唐昭宗屢徵司空圖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鈞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按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故圖無意于世　孔帖曰唐韋

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素聞其賢願薦之而進于上　唐韋端符衞公故物記曰三年冬端符于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衞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物服器十餘物訖讌端符即丞居為客謁丞延入就次因請以觀丞慘然曰諾即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眎有玉帶一公擒蕭銑時所賜于闐所獻素錦袍韡袴皆非華人所為象笏不類今笏火鏡椰杯等凡十

三物文皇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丞因請韋作衛公
故物記　南部新書曰陳希烈不便執笏騎馬以帛裹
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曰便為將來故事矣　五代史
曰唐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丁酉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
之無笏者　錢希白小説曰宋丘巒為兩浙進表開寶
末年廣州牙綱到吏私藏一牙巒易得之命工解笏得
五面其中三面甚大工曰此笏紅文光瑩頗殊常等有
一聶長史者年過八十獨善相笏名使相之既至命水

洗手取其大者向日視之曰此王侯笏也然生人不當秉又舉次者曰宰相笏也又取第三者熟視之曰卿監笏也亦可為節度使而非真其後不數日忠懿王急須一大笏繇乃以第一面附歸葢欲致之于武肅王祠中備供養耳又月餘沈相公遣堂吏欲致新笏遂以次者進于相第執之十餘年餘第三面繇以奉錢昭宴昭宴後太平興國二年除衞尉卿知滑州皆如聶之言嗟乎三笏同出異用物固不逃于數矣何聶老之術其妙如

此邪　又曰沈良除大理寺丞通判吉州借緋遂至鋪家買一笏次有一道士行乞至鋪見沈持笏乃曰貧道善相笏見沈笏曰此只是借緋笏耳官人爭得似賜緋賜紫笏遂自出一面授沈曰此笏借緋兼是吉州通判執得沈大驚延于靜室祈以向去之事道士笑曰但且赴任如獲罷後貧道方為官人別選一面朝官笏曰何時曰明年六月乃去不見明年六月良果卒于吉州章服品第只此可以知其前定矣

笏三

原記善 書思 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紀善刺過令之持板以象焉 禮記曰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通理 耀握 相手板經曰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東方朔見之喜曰非庸人所解用白直檀刺榆桑四材當令理通直從上至下直如弦不得出邊絕理 劉義恭啓事曰聖恩優重猥賜華纓玉笏珍冠飾首琛板耀握非臣朽薄所宜服受

增題詩 書字 唐王起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之 宋太宗有疾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

書慎密 署謹密 唐崔滌玄宗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間處有所漏洩乃于滌笏上親書慎密二字以誡之 唐崔澄性滑稽善辨帝恐其漏洩禁中語以謹密二字

親署笏端

原與孟岐

擘錢鳳 洞冥記曰孟岐清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時事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　晉書曰溫嶠知王敦有異志欲出外備之乃請為丹陽尹敦許之恐錢鳳說敦留已因餞會自起行酒至錢鳳佯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不即飲由是鳳間遂不行

增傳三世

執百人 唐語林曰韓臯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于僕人之手歸則別置卧內一榻以示敬謹　宋孝穆拜太師賛拜不名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

居安思危

偃武修文 唐裴晉公以文皇敕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書于笏以為至戒　周遷輿服雜事曰應仲遠云昔荊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皆執刀劒漢高偃武修文始制以手板代焉

原㦸珽 左傳曰衮冕㦸珽注珽笏也

終葵首 鄭注笏制曰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杼猶殺也終葵首者于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也

增簪筆 晉志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者乃簪之尚書令僕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

修贄 胡氏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搢之用以記事不執之以為儀也宇文周乃不修贄而執笏于是攝齊鞠躬之禮廢

横奏 宋慶歷中知滄州楊偕白還令閤日入對凡對必條數十事皆默記于笏上令横笏以奏之

原倒執 晉桓温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王坦之欲于座害之

旣見溫坦之汗流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天下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

運笏 禮記曰侍坐于君子欠伸運笏注云長者意欲去也

說笏 又曰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注云悲哀之時不在記事又詳笏一

增相笏 南唐新書曰李參軍善相笏休咎多驗呼為李相笏嘗相陸遵笏云生子為評事果然

捻笏 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

賜世忠 紹興二年賜韓世忠帶笏猶坐

賜李綱 紹興六年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太上皇帝所賜象簡詔還以賜綱

移南山 唐李賀詩曰帝前動笏移南山

量西室 維摩居士西室以手板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室

插手板 朏因有緣事馬上插手板

袖手板 韓愈詩曰行袖手板付丞相

原拄笏看山 王徽

之為桓沖參軍沖謂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嶽之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增執笏教歌 唐宋遜為連州參軍刺史開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簾外唱吟自如

原執版交拜 吳志曰朱治領吳郡時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

斂版正色 檀道鸞春秋曰桓玄嘗詣會稽王道子已醉對玄張眼曰桓賊長史謝重斂版正色曰公廢昏立明功高社稷風塵之論宜絕聖聽

增以笏叩額 唐文宗與同平章事宋申錫謀誅宦官王守澄鄭注等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貶為開封司馬申錫望延英門以笏叩額還第

以笏叩額 五代史曰何澤姦佞當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頻呼曰真明主真明主

笏書遺稿 唐魏徵薨帝臨朝歎曰朕比使人至徵家得書一紙乃半稿其可識者曰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

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謹慎其大畧如此朕自思不免斯過公卿大夫宜書于笏庶知過必改也

笏書奏事 宋余靖奉使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事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揚笏謂楚客 唐王無競三遷監察御史又改殿中會朝見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位偶語無競揚笏謂曰朝禮不敬

擁笏見直言 唐劉從諫悟子也見賈直言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常著者邪

以笏陳勝負 五代史曰王彥章至京師入見上以笏畫地陳勝負趙巖等劾其不恭勅還第

以笏擊僕隷 宋晏元獻公以笏擊死僕隷出守南京

賈隱林貌偉 唐德宗見賈隱林偉其貌問家世荅曰故范陽節度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內隱林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計 呂

用之術窮六帖曰唐術士呂用之憚高駢恐術窮見詰乃刻青石手板為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高駢使人潛擲几上駢得之大喜

笏五

增詩元趙孟頫題孔道輔擊蛇笏詩曰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正氣憤激生于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即今槐木一尺强氣象凜凜含風霜子孫守之慎寳藏絶勝象牙堆滿牀

增賦唐王子先笏賦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辨方位垂衣裳制兹手板整乎維綱莫不明有德著才良法天地體陰陽欲其表行見能則外文而内質取其前讓後敬則上圓而下方笏之時義逺矣大矣蕭何列其深規郭璞辨其微㫖請原爲用之本特申建造之始採文竹拔象齒爰謀爰相載考載擬華晥功錯英明卓峙焕飛霞綴流晷殊相逸發奇文秀起五岳備焉四瀆呈矣上及君帝下及庶士或魚鬚而表其章或玉珽以申其美故

能朱紫不奪尊卑咸理懿夫植性端平文理中正間瓊弁而雪白對華纓而氷凈出入必書俛仰惟敬其在宗廟即搢而請享其在朝廷即端而受命豈不用捨隨時物莫之令雖冠冕之貴黼黻之飾徒有備于朝儀孰與兹而同德

原賛晉王升之笏賛曰愼爲德要惟善用光敬上尊賢貴不踰常用制斯器備對遺忘因事施禮升降有章

增銘唐孫樵笏銘曰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

公為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拄天不側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鯁開直

增表闕名氏謝賜象簡表曰御府分珍煥切磋之文采使軺臨賜新指畫之威儀看山拄頰敢為晉士之清狂上馬設囊豈有唐人之風度執以正容書以待命入趨表著知文竹之非珍傳示子孫庶甘棠之不朽

舄一

增崔豹古今注曰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溺也

方言曰屐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自關而東謂之複其上單者謂之䩄下謂之鞮　三禮圖曰複底曰舄單底曰屨又朝服謂之屨祭服謂之舄燕服謂之屨　周禮曰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句注云凡舄之内有屨屨外又加以舄王赤舄下有白黑二舄后玄舄下有赤青二舄但言赤黒特言其尊者耳繶者縫中之紃以赤絲黄絲爲緣也句者屨頭之拘謂之絇　輟耕錄曰按屨人注舄有三等赤舄白舄黒

舄也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曰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舄青舄王后祭服之舄也　文獻通考曰梁天監之後諸王朝服有黑舄開國公侯伯子男助祭郊廟有赤舄　唐六典曰凡王公第一品青舄　宋史輿服志曰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用黑舄以烏皮為之常服則用白舄以絲為之　元史輿服志曰金攀龍口玳瑁襯釘舄一重底紅羅面白綾托裏如意頭銷金黄羅緣口玉鼻又飾以珍珠金

舃二

增列仙傳曰黃帝葬橋山山崩無尸唯劒舃存　拾遺錄曰秦王子嬰寢于望夷宮夜夢有一人長丈餘鬚鬢絕青納玉舃而乘丹車告云天下當亂王乃殺趙高所夢則始皇之靈所著舃則安期所遺者

舃三

原複下　乾腊鄭玄注曰複下曰舃　下詳舃一又釋名曰舃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濕故複其末下使乾腊也　鳳文　增龍口漢武內傳曰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二更之後西王

母降于殿前履鳳文舃 下詳舃一

原金華 **增華黼** 曹植七啟曰金華玄舃動趾遺光 揚雄長楊賦曰華黼不穿服虔注曰黼舃也

上方賜 **家廟藏** 蘇軾詩曰上方行賜尚書舃 又曰家廟藏赤舃

舃四

原赤舃 詩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玄舃** 三禮圖曰皇后翬衣玄舃褕翟赤舃鞠衣青履

玉舃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于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舃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于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至蓬萊山輙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 又云嶺表菖蒲澗有菖

蒲一節九寸安期服之飛去遺下玉舄

金舄 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緺舄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履緺舄

文舄 陸績裳衣經曰冬服純青衣履文舄

龍舄 風土記曰衣美爽之輕裘躡光華之龍舄

豹舄 左傳曰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革舄 風俗通曰孝文自曳弋綈而履革舄

鳧舄 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來舉羅張之但得雙舄呈上方識是四年所賜尚書履也

增露舄 韓愈詩曰朏晨躡露舄

蹻舄 明皇幸華清貴妃兄錡國忠及三姊皆從別為一隊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

亂舄 漢中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為戲樂將

罷又亂其舃履無不顛倒 錯舃淳于髡曰州閭之會男女同席合樽促坐履舃交錯 厚舃杜氏幽求曰裒衣博帶髙冠厚舃佩以珠璣結之纓緌 陵舃莊子曰鼃蠙之衣生于陵屯則為陵舃注陵舃車前也言物因水成生于陵阜則化為車前無常形也 萬錢衝波傳曰足屬萬錢之舃漂寫日光宛如遊龍 一雙張安國詩曰泰階歴盡郎歸來赤舃几几應一雙

舃五

增詩宋蘇軾謝人惠方舃詩曰胡鞾短靿格粗疎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鳳輕身只欲化為鳬魏風褊儉堪羞葛楚客豪華却笑珠擬學梁家名觧脫便于

禪坐作跏趺

增賦唐錢起豹舄賦曰麗哉豹舄文彩彬彬豹則雕虎齊價舄與君子同身故得飛聲入楚見賜留秦曩者何為隱霧而不下今復何幸對雪而迎賔蓋因虞者之獲成于匠者之手苟當時以為用雖殺身而何有于以履之美且無度既居下以禦濕亦迎前而啓路花映香塵光生玉步借使登朝廷列臺閣規矩不改會同自若投其迹必陟鴛鴦之行取其文不改犬羊之鞹詩人歌其

事春秋美其名捨則止用則行拂漢齊飛遥分鄴令之術入朝曳響近雜尚書之聲彼糾糾葛屨珊珊珠履一則固窮一則僭起制度首出憲章俱美嘗試談論其兹舄而已士或覽之而言曰象以齒而焚龜以骨而斃況之豹也憑巖穴以逞欲以爪牙而自衛而有用于人竟以皮而戾一朝寢處成此新偉夫斑文散煥毿毛蒙容映鶴氅以迎暉臨翠被以曜質于斯時也不可談悉亦有刻意未參卑秩東郭之曳履長穿王生之結襪何日

思蔚然而一變歌豹舄以自畢　又賦曰豹可為兮鬱
矣其文材賈害兮用之楚君用之則那為舄几几雖工
興其飾亦天鍾厥美奢以則之衆目所視異哉惟雜爾
巧有詭其制也青葱掩其真赤纔甎其麗動容而彩射
金屋舉趾而聲傳玉砌諒服翫之惟奇知侈靡之無藝
徵夫至理也匪威儀不忒匪古訓是則甚舃屨之失禮
同鷸冠之敗德何役智以宣驕乃自躬而刑國噫先王
立極念茲在茲服有常度行無越思何爾舄之豹飾雜

珠綺與文狸若昭其泰無乃簡奐是爲也君子歎之觀
乎異狀斑然周覷霞起煥爾文質當其踐履知我者謂
我惡居下流不知我者謂我親承玉趾則知物有所歸
天之寘數惟豹作爲殺身思遇惜其有美而來亦以禦
寒之故雖雨雪而盈尺俾陽和而在步不然者寧踐于
斯路客有感而言其文也何麗其用也何薄當卑步武
之間徒異犬羊之鞟飾被已甦于翡翠爲裘更羡于狐
貉别南山之霧以奉進趨同鄴縣之皀願翔寥廓　謝

良輔豹爲賦曰惟兹爲兮稱珍受異質而彬彬其文也合變于君子其用也見美于詩人伊昔大匠未知含章可久栖止隱霧或羣或友且申威以肅殺寧畏險而挺走豈知獻狀于獠者之身入用于屨人之手敏手既至光華增媚兩美必合一朝成器信常功之嘉猷為畫飾之美利茍賞善之在我甘殺身而不懟曲直裁成威儀可覩若向也獸而今也爲諸侯所重楚子之翠被有光王者攸宜周官之赤舃無斁左之右之乍合乍離每唯

命以進退將有翼于威儀擇地而行豈慮泥塗之辱有道則至尚懷文彩之奇故尚書之曳履聲則有音中郎之倒屣義亦為美雖措足以同方豈能文而可紀則知隨時應物順人合度克通夫莫往莫來實恠于規行矩步滯阜鄉之自惜飛鄴縣之可慕顧賔上國之堦墀冀吾君之一顧夫材俟時而進用時須材以求索彼微猷之有章亦飾躬而制作慕公孫之几几恥滑稽以文錯幸參鵷鷺之行無雜犬羊之鞹若然者則荷夫天衢之

亨對斯文而不作

靴一

原釋名曰靴本戎服也趙武靈王所作常短靿以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靿軍戎通服　增晉傳咸表曰涼州民先辦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筆談曰北齊全用戎服長靿靴　文獻通考曰隋文帝聽朝之服有六合靴與貴臣同服　朱子語錄曰隋煬帝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皁靴乃馬靴也後世循襲遂為

朝服　唐六典曰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衞官烏皮靴

宋史輿服志曰宋初沿舊制朝履用靴政和更定禮制改靴用履中興仍之乾道七年復改用靴以黑革為之大抵參用履制惟加勒焉其亦有絇繶純綦大夫以上具四飾朝請武功郎以下去繶從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技術官並去純底用麻再重革一重裏用素衲氈高八寸諸文武官通服之惟以四飾為別服緑者飾以緑服緋紫者飾亦如之倣古隨裳色之意　又通考曰宋

制天子之服有皁文靴大宴則服之　元史輿服志曰紅羅靴制以紅羅為之髙靿　又曰雲頭靴制以皮幇嵌雲朶頭作雲象靿束于脛

靴二

增後魏書曰有人遺趙柔靴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于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　唐史曰皇甫鎛詔出內絡所餘給

邊兵故繒陳絲韣手輙壞士怒焚之裴度奏聞鏄措所著靴曰此内帑所出牢韌可服帝信之　又曰建中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季父母也上見之方屧而靴

靴三

增加靿　原織成　上詳靴一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遺足下織成花靴一緉　又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絲織成靴　鞸吏　賜軍　後周王罷性急有吏挾私陳事自取靴履鞸之　後周武帝平陳之役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賜之得其死力　增繫錢

用銅鄭愔掌選贓汙有選人繫百錢于靴上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輟耕録大府少監可魯奏取黃金三兩為御靴刺花用上曰不可因請易以銀而鍍金者上曰亦不可金銀首飾也今民間所用何物對曰用銅上曰可

原力士脫　賫軌遺李白供奉翰林常侍玄宗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摘其詩激楊貴妃帝欲官白輒為妃沮止　唐朱桃椎成都人隱居不仕浮游人間長史賫軌遺以鹿幘麂靴委之地不肯服

增叔通加帶　馬周加氈唐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皮為靴加以帶子褰束　事物紀原曰唐馬周以麻為靴殺其靿加以靴氈故事不許著入殿省至是加飾乃許也

原毛寶血滿　增韋斌雪沒王隱晉書曰溫嶠討蘇峻參軍毛寶為箭所傷貫股徹鞍及歸營使人拔箭血流滿靴　唐韋斌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會大雪在庭者皆振裾更立斌獨不

徙足雪甚幾至沒靴

靴四

原繡靴 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致足下繡靴一緉 增 宋范成大詩曰繡靴畫鼓留花住剩舞春風小契丹

增錦靴 唐李白詩曰青黛蛾着紅錦靴

石靴 酉陽雜俎曰于闐國刹利市有石靴

銀靴 南唐近事曰玄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幸每曰我富貴之日為爾置銀靴馮保大初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語及前事即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

原作靴 北齊書曰鄭太妃初與神武避葛榮同走并州貧困燃馬屑自作靴

賣靴 列仙傳曰文賓太丘人也賣靴為業

虎皮靴 梁蕭琛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王儉與語大悦之

增烏紋靴

黄庭堅謝惠墨詩曰麝煤漆澤烏紋靴

出門厭 又曰出門厭靴襪

泥土滿 蘇軾詩曰泥土滿靴履

賜進士 宋太平興國二年賜新及第進士諸科綠袍靴笏

賜遺逸 宋祥符四年以河中遺逸劉選為評事賜綠袍靴笏銀帶束帛及五言詩

原換婦人靴 北齊書曰任城王湝為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馬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一時稱明察

增抱刺史靴 唐崔戎為華州刺史遷東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前乃休傳舍至抱持其靴戎夜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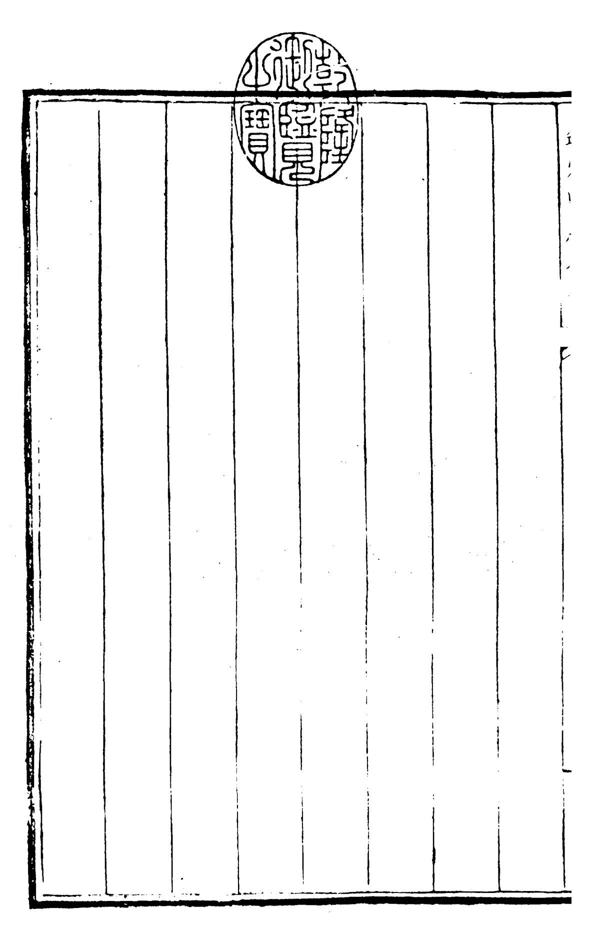
辟支佛靴 酉陽雜俎曰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靴非皮非絲歲久不爛

藍采和靴 藍采和一脚靴一脚跣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二

謹案第十三頁後六行周旋必聞刋本旋訛施據賦彙改

第十九頁後四行好倍肉謂之瑗刋本倍肉訛佩玉瑗訛環據說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吳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三

服飾部四 巾 帽 綸巾 衣服

巾一

原釋名曰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謹修四教也 增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貧 晉束晳近遊賦曰老公帶合歡之帽少年著叢角之巾 六朝詩曰惆悵惜荷巾 又曰晨起整巾帶 後周書曰宣政元年

初服常冠以皁紗為之加簪而不施纓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文獻通考曰隋文帝聽朝之服有折上巾與貴臣同服　又曰隋制文臣有平頭小様巾　金史輿服志曰巾之制以皁羅若紗為之上結方頂折垂於後頂之下際兩角各綴方羅徑二寸許方羅之下各附帶長六七寸當横額之上或為一縮襵積貴顯者於方頂循十字縫飾以珠其中必貫以大者謂之頂珠帶旁各絡珠結綬長半帶垂之海陵賜大興國者是也　元史

輿服志曰祭宣聖廟執事儒服有軟角唐巾

巾二

增後漢書曰光武徵鮑永永疑不至既知更始亡乃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詣河内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 又曰鉅鹿張角自稱天師弟子數十萬人始起兵皆著黃巾以相識别故世謂黃巾賊 原郭林宗别傳曰林宗常行陳梁之閒遇雨故其巾一角霑而折二國名士著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見儀則

如此　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軍皆著縑巾太祖以天下未定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之帢合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貴賤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衣涖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各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

增魏志曰諸葛亮出斜口司馬宣王拒之堅壁不與戰亮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　原又曰華歆為豫章

太守孫策畧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迎策　博物志曰魏文帝彈碁用手巾角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碁　晉羊祜與從弟護書曰年巳朽老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還歸鄉里　增益州護軍范通謂王濬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王渾能無愧乎　鄧粲晉書曰王敦欲伐甘卓遣使送大刀巾　又曰謝萬字萬石簡文辟為從事中郎著白綸巾鶴氅裘版而前帝與談移日　晉山簡本傳曰山簡

鎮襄陽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輙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陸翽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一千為鹵簿冬月皆著紫衣巾熟錦袴褶

原沈約宋書曰陶潛在家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還復著之　增梁書曰武帝賜陶弘景以

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　原又曰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　增又曰賀德基少遊學都門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只衣袷襦袴嘗于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　劉憑事始曰隋大業十年左丞相牛弘下議請著桐巾子以桐木為之內皆漆詔從之　唐書曰

賜供奉官及諸司長官則有羅巾圓頂巾子後遂不改
裴冕自制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　又曰張易
之兄同休嘗請王公大臣宴于司禮寺因謂御史大夫
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欣然剪紙自
帖其巾反紫袍遂作之　又曰周武后擅政多賜羣臣
巾子繡袍勒以回文之銘皆無法度不足紀至中宗又
賜百官英王踣樣巾帝在藩時冠也　孔帖曰武攸暨
安樂公主出降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邀之詔見曰

山帔葛巾不名不拜　又曰唐文宗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慕卿門第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他戚爲之惟卿非所宜也　又曰李愿節度鳳翔用婿家竇緩典帳中兵驕驁怠沓衙將李臣則等因衆怨忿夜斬緩首愿聞變不及巾與左右數人縋而逸　秦再思紀異曰昭宗播遷于鳳翔朱梁率諸道甲馬奉迎車駕時侯王將帥在岐下者皆以珠一顆盤幞頭脚貫以銀線而簪之又軍人咸以珠飾巾競

相誇尚洎朱梁篡立乃知珠已居人上者久矣　酉陽

雜俎曰皇甫元真于新羅得一辟塵巾持與高瑀乞田

知性命翌日試于郛外時久旱塵埃且甚高顧視馬尾

鬣及左右騶從並無纎塵執之體覺虛涼

巾三

原承露　遇雨方言曰雨複結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巾或謂之覆髮巾　下詳巾二

穿頂　折角東晳近遊賦曰帶穿頂之疎巾　下詳巾二　又張文潛詩曰晝戴林宗折角巾

增烏角　白氎杜詩曰錦里先生烏角巾又蘇軾詩曰二老白接䍦兩郎烏角巾　高昌

國有草名白氎纈其花可以為布為巾杜甫詩曰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

戴方 李白詩曰首戴方頭巾

裹尖 五代蜀王衍好裹尖巾其狀如錐

鹿胎 白鷺 唐上官昭容詩曰橫披豹皮褥倒戴鹿胎巾黃庭堅詩曰爛醉從歌白鷺巾

蓮花 仙桃 李白詩曰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 程伊川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又明道伊川衫則大袖巾則濶幅元祐間人皆放之

巾四

原絳巾 東觀漢記曰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絳衣絳巾奉迎世祖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

白巾 漢書曰朱博遷瑯琊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

其故出教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

增綠巾 又曰巾卑賤者所服故曰庖人綠巾至士人戴巾乃起于漢末

青巾 邵氏聞見録曰宋太祖微時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者異其骨相密使畫工圖于寺壁青巾褐袍及貴遂易以冠服

漁巾 高九萬詩曰丘園有漁巾

綸巾 詳巾二又蘇軾詩曰一簪華髮岸綸巾又詞曰羽扇綸巾談笑間

醉巾 蘇軾詩曰風回落醉巾又宋吳文英詞曰待明朝醉巾重岸

岸巾 曾鞏詩曰隤然岸巾幘

濫巾 北山移文曰濫巾北岳

葛巾 文獻通考傅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裹不著褐　又杜甫詩曰呼兒正葛巾

珠巾 通考曰宋嚴鼓服飾茶酒班十人內紅拂扇二人御龍直執從物八十三人皆珠巾

幞巾 南唐書曰蕭儼歸葬廬陵幞巾素裹詣郡廳設拜敬守桑梓

鞨巾 列子曰北國之人鞨巾而

裘

燕巾 輟耕録曰按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人戴之秦謂民為黔首漢謂僕隸為蒼頭漢書謂卑賤者所服此其證也後世通謂之燕巾

皁巾 尚書大傳曰虞舜象刑犯墨者皁巾

冒絮 漢書曰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云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冒絮

華陽 竹樓記曰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

烏巾 杜甫詩曰頭戴小烏巾

金巾 黄庭經曰中有真人巾金巾負甲持符開七門

鼠耳 劉言史詩曰鹿袖青藜鼠耳巾

虎文 皮日休詩曰虎文巾在絳霄房

四帶巾 金史輿服志曰金人常服有四帶巾

十襲巾 宋文同詩曰遂剪十襲巾加以重篋盛

一字巾 雜志曰一字巾謂之岸幘

五柳巾 宋程俱詩曰漉酒空峩五柳巾

向鏡理 梁簡文帝詩曰向鏡理紈巾

借樣裁 陸龜蒙詩曰借樣裁巾怕

索將

語兒巾 元稹詩曰俗重語兒巾

蹋鴟巾 范成大詩曰一生心愧蹋鴟巾

竹皮巾 王維詩曰俱簪竹皮巾

紫領巾 范成大詩曰田間紫領巾

幅巾渡河 三國志曰袁紹幅巾渡河

角巾徑還 晉書曰庾亮有東下意王導曰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

原幅巾而居 東觀漢記曰昔更始以鮑永行大將軍更始沒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而居後歸世祖

飾巾待終 後漢陳寔傳曰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絶人事飾巾待終而已

鄭玄幅巾 鄭玄別傳曰大將軍何進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惟服幅巾一宿而去

孔融秃巾 後漢書曰曹操既嫌忌孔融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云位為九列不遵朝儀秃巾微行唐突宮掖

取巾漉酒 詳巾二

增脫巾求糧 唐德宗貞元元年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于道曰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陜上喜謂太子曰米至吾父子得生矣

岸巾出門 唐宋璟傳曰帝怒岸巾出門側注云著巾露額曰岸

脫巾挂壁 李白詩曰脫巾挂石壁露頂灑松風

原蔡琰清辨曹操賜之 後漢列女傳曰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又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為胡騎所獲曹操素與蔡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于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辨旨甚酸哀操感其言乃遣原祀罪時旦寒賜以頭巾履襪

徐廣慷慨呂岱賜之 吳志曰大司馬呂岱親近吳郡徐廣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構與共言論

巾五

增詩宋蘇軾謝陳季常惠一揞巾詩曰夫子胷中萬斛寬比巾何事小團團半升僅漉淵明酒二寸纔容子夏冠好帶黃金雙得勝可憐白苧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　又謝人惠雲巾詩曰燕尾稱呼理未便翦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俗未容陶令舊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玄霜合比肩　元陳櫟再用昜巾韻詩曰

隨處聊憑製漆紗豈其官樣必京華竹皮最古今苴履
椰子稱奇亦貯茶禿髮已知頭似筆笑顔底用面如靴
小冠子夏時方尚岌業青雲難自誇 明于慎行上尚
巾禮成羣臣稱賀賜白金文綺詩曰負扆年來海岳安
春朝繡幘始成冠龍樓拂曙天顔近玉座垂旒日角寛
九廟神靈應已慰兩階環珮不勝歡邇臣幸奉青蒲對
珍賜還看出上闌
增啟周庾信謝滕王賚巾啓曰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

解角新胎戴藤初朶落星交映連珠踈點盤龍之刀既剪長命之縷仍縫翠羽懸推芙蓉高讓遊斯隱士足笑鼓皮入彼春林方誇笴籜某蓬鬢鬆颳裒容耆朽三秋不沐寔荷今恩十年一冠彌欣此賚謹啓

帽一

增釋名曰帽冒也故加于衆體之上　實録曰大帽野老之服至後魏朝臣皆戴之江左時野人皆著帽後乃高其屋　晉書曰帽名猶冠也義取于蒙覆其首其本

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為之後世施幘于冠因或裁纓為帽自乗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服之

程氏演繁露曰隋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

文獻通考曰宋制執儀仗者有錦帽　宋史制曰引夾旗及執柯舒鐙仗者服帖金帽　遼史制曰小祀皇帝硬帽　元史輿服志曰學士帽制如唐巾兩角如匙頭下垂

帽二

增西京雜記曰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輙塵落帽

又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月嘉辰貴姊懋膺大冊上遺金花紫綸帽以陳踴躍　原魏畧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　增魏志曰孟達與諸葛亮書云貢白綸帽一顏以示微意　吳書曰朱然破魏將李典等軍斬首五百級得鼓車三乘拜然左大司馬加賜御織成帽　原晉書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居貧

帽敗自入肆買之嫗悦其貌爭遺新帽或云著破帽入市市嫗競遺新帽　晉孟嘉别傳曰嘉為桓温參軍九日温宴龍山寮佐畢集風吹嘉帽落嘉不覺温使左右勿言嘉良久如厠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之　增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出獵著金縷織成合歡帽　原宋書曰沈慶之隨宗慤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　又曰何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沈慶之于殿前戲之曰

尚之何不著鹿皮帽　增齊書曰徐龍駒常住含章殿著黄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書敕　又曰豫章王嶷妃庾氏常有病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石樂宫人畢至登桐臺使嶷著烏紗帽因極宴盡歡　原梁書曰到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脱帽與之于是密敬事焉　增又曰初賀革之江陵也意甚不悦過别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荅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唯至湘東王手脱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壁卿其行乎　又

曰桓崇祖為豫州刺史魏攻壽春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決水破之　原後魏書曰高昂轉司徒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　增又曰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垂裠帛帽　原北齊書曰齊制惟天子紗帽臣下絨帽特賜平秦王歸彦紗帽以寵之　後周書曰獨孤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吏人咸慕信而側帽焉　增隋書曰後周之時著突騎帽凡小朝公宴咸許戴之

唐書曰張廵前驅將李滔救東平佯叛入賊或告廵曰晨出戰以碧帽為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曰我誘之也　又李晟本傳曰初李晟收京師每與朱泚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諫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

唐書曰代宗禁皁衫壓耳帽以異官健　五代史曰唐明宗時吐蕃披虎皮以拜落其氊帽亂髮如蓬　又曰蜀王衍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

腦帽行以為不祥禁之而行好帶大帽　宋史曰王全斌伐蜀京師大雪太祖曰我被服如此尚覺寒冷况征蜀將士乎即解所服裘帽賜全斌全斌受之感泣　語録曰宋仁宗時方以漆紗為帽　程伊川本傳曰伊川常服髙帽簷劣半寸置繫條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緑篆文

帽三

增青螺　金鵞杜甫詩曰烏帽拂塵青螺粟帽之文也　宋史曰金吾押牙服金鵞帽

烏紗搖　蘇幕遮　晉輿服志曰成帝咸和中制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郎乘車白帢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搖注帽也當時士人往往皆著搖頂圓耳　揮麈前錄曰高昌國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

砑硝置槿　砑光簪花　唐汝陽王璡戴砑硝帽打曲明皇自摘紅槿置帽上帽極滑久而方安喚曰花奴　仇池筆記曰冠元弼嘗言徐州通判李珣有子七歲素不善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砑光帽一曲舞花香父驚問之答曰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砑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

鳳凰度橋　山鵲歸林　俱詳帽二

原王濛入市　孟嘉登山　俱詳帽二

增紗帽 杜甫詩曰管寧紗帽淨 又盧仝詩曰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

原練帽 荊州記曰桓公遊于靈溪劉盛公練帽以杖荷屐與桓語語畢負荷以去

增烏帽 杜甫詩曰為客裁烏帽

白帽 癸辛雜識曰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常著皁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著帛帽豈以帛為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䍦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他如白恰白幍之類通為慶弔之服古樂府白紵歌云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杜詩光明白㲲巾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天詩云青筇竹杖白紗巾然則古之所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緦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精粗為異耳自麻之外縉縞固

不待言苧葛雖布屬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為贈則亦何忌之有漢高帝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人多忌諱喪服往往求殺今之薄俗蓋有以縞紵為緦功者矣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脫帽 杜甫詩曰脫帽露頂王公前

破帽 又曰蹇驢破帽隨金鞍

縠帽 唐寶録曰唐初以縠為帽以隔塵也

絹帽 宋蘇軾詩曰汝陽真人絹帽著紅槿

席帽韋帽 炙轂子曰席帽本羌服以羊毛為之秦漢靴以故席女人亦服之四緣垂網子飾以珠翠謂之韋帽

原引四角 束晳近遊賦曰帽引四角之縫襄有三條之殺

脫翠帽 吳志曰陸遜破曹休于石亭還上脫翠帽以賜遜

戴翠帽 張衡西京賦曰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

增桐帽棕鞵 隱者所服

黃帽青鞵 唐詩曰黃帽青

鞵歸去來　又鄧通以濯船爲黄頭郎土勝水故刺船郎著黄帽濯同櫂

帽五

原啓陳周弘正謝敕賚烏紗帽等啓曰雖復䰟宣二端豈能比今兹賜廣徽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既受非望之恩方貽匪服之誚

綸巾

原白綸巾　晉紀曰王敦欲代甘卓遣使送白綸巾與卓卓不取　又唐六典曰襄州出白綸巾

紫綸巾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以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日皆著紫綸巾　又六典曰常州出紫綸巾蘇

州出紅綸巾

綸巾乘車 漢書曰大將軍梁高歸第宴日著綸巾乘紫輜車

綸巾繫頭 述異志曰李通卒有客往吊之李子方哭便進上廳事忽見通從閣中出以綸巾繫頭著袍有怒色

金粟綸巾 酉陽雜俎曰荆州有術士合彩色于一器中欱水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逺半日餘色漸薄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增鶴氅綸巾 晉謝萬著白綸巾披鶴氅裘

衣服一

原釋名曰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

增世本曰胡曹作衣黄帝臣也　易曰以訟受服亦不

足敬也　詩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　原又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又曰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又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又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增又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又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　原又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又曰薄汚
我私薄澣我衣　又曰心之憂兮如匪澣衣　又曰維
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又曰西人之
子粲粲衣服　又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增又
曰綠兮衣兮綠衣黄裳　原又曰衣錦尚褧　禮記曰
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
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又曰問人之寒則衣之
又曰衣服不鬻于市　增又曰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

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原又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　又曰衣服有別　又曰衣服異宜　又曰燕衣不踰祭服　增又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　又玉藻曰衣正色　又王制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　又月令曰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原又曰裼襲禮之文也注衣服或裼或襲

之文以為禮也　周禮曰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人雖富衣服不得獨異　增又曰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原左傳曰衣身之章也　又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論語曰衣前後襜如也　又曰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　又曰春服既成　增爾雅曰衣梳謂之裞黼領謂之襮緣謂之純袕謂之褮衣眥謂之襟衱謂之裾衿謂之袸佩衿謂之褑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衣蔽前謂之襜婦

人之褘謂之緣緣綏也裳削幅謂之纀　原墨子曰古之人未知衣服之制故聖人作之冬則絹帛輕且溫夏則絺綌凊且涼所以適身體和肌膚也　增屈原漁父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耋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　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　文中子曰衣裳所以防其躁也　又曰聖人衣足以蓋形以禦風寒古艷歌曰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漢書曰齊國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　拾遺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渠搜國之西有析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大壽木之林一樹千尋若經憩此木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繩山來會其國綴毛草為繩結網為衣如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獻網衣一襲帝焚于九達之道恐後人徼求此物故燒之烟如金石之氣　又曰員嶠山南有池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為衣衣服皆長裾太袖因風以昇

烟霞若鳥用羽毛也　又曰禮敬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芳茅以為衣　又曰晉太始初頻斯國人来朝以五色玉為衣如今之鎧　文獻通考曰舊衮服用織成建武中齊明帝以織太重乃采畫為之如金飾銀薄時亦謂天衣　又曰陳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曰乗輿御服皆采梁制帝曰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　又曰唐制九品以上則絳褠衣制如絳公服而狹袖形直如褠不垂　又曰唐敬宗寶歷二

年閩東國貢舞女二人衣軿羅之衣無縫而成其文巧織人未之識焉　又曰宋太宗端拱二年敇非命婦不得服泥金銷金眞珠裛綴衣服　又曰宋朝皇后之服常服龍鳳珠翠霞帔　又曰宋大中祥符間禁民間服皁班纈衣　宋史輿服志曰景德三年詔内諸司使以下出入内庭不得服皁衣　又曰仁宗皇祐七年初皇親與内臣所衣紫皆再入為黝色後士庶寖相效言者以為奇衺之服于是禁天下衣黒紫服者　又通考曰

宋高宗中興以來文武臣初除正謝進士唱名賜襲衣章服及百官賜時服並遵用省記崇寧看詳祗候庫格技術官之服有紫緋緑　遼史志曰公服謂之展裹著紫　又曰臣僚便衣謂之盤裹　金史輿服志曰金人常服有盤領衣　又曰金人之常服其色多白三品以皁窄袖盤領縫腋下為襞積而不缺袴其胷臆肩袖或飾以金繡其從春水之服則多鶻捕鵝雜花卉之飾其從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林為文其長中骭取便于騎

也

衣服二

增魯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晉語曰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賛聞之曰太

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　墨子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為帶　尹文子曰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　又曰鄭子產民歌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注褚囊也　原韓子曰晏子相齊妾不衣帛　增又曰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

出天雨緇衣而反其狗吠之布怒將擊之朱曰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能不怪哉　莊子曰莊子衣大布之衣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而貧者非憊也　原呂氏春秋曰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與門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逾急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也不足愛子與我衣弟子曰夫不肖之人安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

半而死弟子遂活　增春秋後語曰田文謂其父靖郭君曰君後宮蹈綺縠之衣而士不得短褐　琴操曰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為友聞楚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至于空柳之下衣寒糧乏自度不得俱活二人俱以思革子為賢併衣糧與之二子遂凍餓而死　淮南子曰林類榮啟期衣若懸蒑　説苑曰齊林既者衣葦朝景公景公曰何忽服小人衣邪林既曰衣狗裘者不必狗吠服羊裘者不必羊鳴今君衣狐裘者能狐鳴乎

漢雜事曰高祖時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天下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制曰可舉者以各舉一時之事白之五時衣始于此　漢書曰叔孫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史記曰漢文帝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原漢書曰鄧通以棹船為黃頭郎施其黃髦于船頭因以其名名郎曰黃頭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以夢中陰自

求推者郎見鄧通衣其後穿是夢中所見因而甚見幸

增又曰漢武帝末郡國賊盜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捕之　又曰雋不疑佩環玦褒衣博帶服至門下謁暴勝之　淮南氾論曰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為之機杼　後漢書曰更始時授官爵皆羣小賈豎膳夫庖人多著繡而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諸于大掖衣也　又曰祭遵為人廉約家無私

財常衣韋袴寢布被夫人裳不加緣　又曰祭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其清約賜之衣被什物無不悉備　又曰耿恭自疏勒還衣屨穿決形容枯槁

又曰東平憲王蒼侍肅宗饗衛士于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衆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時賜蒼及瑯琊王京書曰間饗衛士于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惟王孝友之德今送

先烈皇后假髻帛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　謝承後漢書曰袁忠乘船戴笠詣王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　原魏書曰文帝詔與朝臣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　又曰甄皇后生每寢家中人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魏志曰文帝欲徙冀州一十萬户實河內侍中辛毗諫帝怒起入內毗隨而

引帝裾帝奮衣不迴良久帝乃出曰怪卿持我何太急

吳書曰顧悌每得父書灑掃正衣服拜跪而讀　王

隱晉書曰董威輦每得殘碎繒輒結以為衣號曰百結

增又曰高士郭文入山恒著鹿裘葛巾餘杭令顧颺

使致韋布衣不納　又曰江湛字徽深為吏部尚書家

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　又曰

謝超宗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

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　齊

書曰高帝即位手詔賜張融衣曰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有本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又曰陶弘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　又曰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儀形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又曰王琨性儉約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服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服在匣不須

更製檢取果得焉　梁書曰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庭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又曰張嵊稷之子稷初為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　又曰何敬容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儉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鬢

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　又曰任昉為義興太守友人彭城到溉弟洽從昉共為山澤遊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裾衫迎之　又曰任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　後魏書曰樂浪王萬壽孫忠明帝時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泛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為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為著百戲衣忠曰

臣少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上曰人之無良至此乎　唐書曰肅宗性節儉嘗出衣袖示近臣曰此衣已三浣矣　又曰和政公主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主一不取親級綻裳衣諸子不敢服紈綺　又曰盧懷慎服無文綺之飾　又曰陸贄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　又曰宰相鄭餘慶不事華潔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武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　唐國史補曰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日有衣作否

餘慶對曰無之乃賜百縑令作寒服　又曰韋太尉臯在西川凡事設教軍士將吏婚嫁則以熟綵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　唐書曰蕭復傳常衣垢敝

又曰柳公權嘗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爾　又曰文宗朝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奏比以婦人長裾大袖朝廷制度尚未頒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

閒閭閻之間袖潤四尺今令闊一尺五寸裾曳四尺今曳五寸初延安公主以衣服踰制駙馬竇澣得罪德裕因而奏之　又曰李德裕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　又曰漢陽公主文宗尤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者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纖麗賞戰士由是散于人間内外矜似以成風若陛下示所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悅詔

宮人視主衣製廣狹徧諭諸主　又曰韋溫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于敕使何如溫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溫倉卒荅曰若謀之外廷則太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黄至緑自緑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為一矣　又曰夏侯端壽春人王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印綬召端端解衣服以贈端曰我天子使寧汚賊官邪非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及衣　又曰張仲武范陽人子

直方時鄭畋輔政頗言仲武會昌中功第一令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内宴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録功念舊宜少優假　又曰周智光先是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關聞智光反率兵討之會敗忠臣因入華大掠自赤水至潼關畜産財物皆盡官吏至有衣紙自蔽累日不食者

又曰開成初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于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

又曰盧均玩服不為鮮明　又曰李貞素衣服甚鮮

明　又曰来子珣還遊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　又曰唐咸通末淮南李公游江舟子刺船誤為竹篙所濺水濕近侍衣李公為之變色裴餘慶時佐幕適在坐遽獻詩云半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歸　又劉允章本傳曰咸通中允章為禮部侍郎試諸生及進士第並謂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　五代史曰前蜀王衍嘗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　又曰

楊行密嘗過楚州臺濛盛供帳之行密一夕去遺衣卧內皆經補浣濛還之行密曰吾興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濛大慙　說寶曰宋宰相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第十三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蓋和凝五代時舉進士名居十三故也後質歷官皆與凝同作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朱子語録曰陳無已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壻陳在館職當司侍祠郊丘非重裘

不能禦寒氣無巳止有其一其内子為于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巳詰所從来内以實告無巳曰汝豈不知我不著渠家衣邪却之既而遂凍病而死　聞見録曰邵康節先生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敕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裼衣如初至熈寧初再遣官再辭朝章且謝曰吾不復仕矣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縚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温公依禮記作深衣間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乗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

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其為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温公歎其言合理

衣服三

原卒歲　禦寒　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箋曰八月則當績也　楚辭曰無衣裘以禦寒

龍文　虎頭　漢書曰王莽地皇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者大駕乘六馬以五綵毛為龍文衣　東觀漢記曰明帝至長安有三老上章曰見陛下甚喜帝令上殿欲觀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

疑衆　遠子　禮記曰作異服奇器以疑衆殺無赦不以聽注云為其害大辭不可明　晉太子申生率師公衣之偏衣狐突曰衣之厖服遠其躬也罕夷曰厖奇無常君有心矣

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怪也

增四時 **千里** 拾遺記曰宋景公懸四時之衣春夏以珠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飾又月令春天子衣青衣夏衣朱衣秋衣白衣冬衣玄衣又五時衣詳上

詩曰求縫千里之征衣

原懸鶉 **增盤龍** 孫卿子曰子夏家貧衣若懸鶉 宋太祖委董遵誨以方面守通遠軍十四年上解所御真珠盤龍衣賜之

外府 **半塗**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使不往来舍人趙倉唐奉使文侯問子之君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衣則能勝之文侯遺倉唐賜太子衣一襲令倉唐雞鳴時至太子迎拜賜發篋衣盡顛倒太子趣具駕曰賜之衣非以為寒也欲召擊也無誰與謀故遺子以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裳衣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隋時内官多服半塗即今長袖也

五銖 **三褚** 博異記曰岑文本家有扣門云上清童子冠青圓角冠衣

青衣語漢晉間事問其服曰此上清五銖服出門牆下不見掘之墓中得一古錢乃漢所鑄也 漢文帝賜南粵王佗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注以綿裝衣曰褚

原衣文繡 **服織羅** 墨子曰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衣必文繡又孟子曰不願人之文繡也 阮籍詠懷詩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月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

著鹿皮 **績獸毛** 列仙傳曰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工作轉輪懸閣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食芝草飲神泉著鹿皮衣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于市 王隱晉書曰老萊子為楚王所聘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曰鳥獸解毛可績而為衣其遺粒足食也

彰五采 虞書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施五法 禮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

衡短毋見膚長毋被上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衣青布　持黃羅　三輔決録曰王邑為從弟奇求蔣翊女盛服送之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父命不敢違邑乃歎曰所以與賢者婚欲為此也　列仙傳曰道士徐延年平陽人也見人持新黃羅衣云延年五月五日三更之時月明若晝從五億萬人登仙

取象乾坤　制應規矩　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下詳上

衣服四

原甚偉　漢書曰四皓隨太子入朝衣冠甚偉

甚鮮　漢雜事曰張倉高祖時有罪當斬身體長大肥白如玉帝一見而美之與衣服甚鮮遂赦

玉衣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敬

之為築中天之臺日日獻玉衣旦旦薦玉食　又上賜霍光玉衣衣耿秉死上亦賜玉衣貴人死者珍異之服也

珠服 左思吳都賦曰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紵衣 左思吳都賦曰士女佇貽工賈駢坒紵衣絺服雜沓縰萃

綺衣 漢書曰文帝時單于遺使遺繡袷綺衣

文衣 尉繚子曰天子文衣文綠

采衣 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制形 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量腹而食制形而衣

稱德 柳公綽大醫箴曰衣服稱德侈則生慢

翠衣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翠衣玉帶劍履縞舄

綠衣 揚雄反騷曰矜芰茄之綠衣

藏文 呂氏春秋曰被裼而出衣錦而入藏文于內固不可也

昭儉 昭其儉也注儉而有度

旌禮 傳曰服以旌禮

明度 昭其度也昭其明也

列采 禮記曰非列采不入公門列采正服之色

均式

周禮曰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式用財之節度羞飲食也

問儒 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譏異 禮記曰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去地 漢朱博字子元為瑯琊太守敕官屬多作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令去地三寸袑袴也

回肘 禮記曰深衣袂可以回肘言寛也

袗衣 舜

畢服 文王

禹惡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晏澣 禮記曰晏平仲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

絺衣 詩曰絺衣其紑

鞠衣 禮記曰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在笥 書曰惟衣裳在笥

在躬 禮記曰衣服在躬而不得其名為罔注罔然無知之貌

請澣 又曰子事父母衣裳垢和灰請澣

請綴 又曰衣裳綻裂紉鍼請補

綴

掌縫 周禮曰縫人掌王宮縫辮之事掌內外之縫事

袨服 賦曰袨服縟川美人華麗之衣也 又詩曰新妝袨服照江東 又鄱陽上吳王書曰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擊衣 趙襄子既滅智伯智伯之臣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以刺襄子襄子不中後伏于橋下襄子至橋馬驚遂得讓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襄子義之付之衣讓拔劍三躍呼而擊之曰吾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死趙國皆流涕

易衣 禮記曰儒有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朝服 晉輿服志曰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服常服絳衣以從魏以来名為五時朝服今止給四服闕秋服三年一易 論語曰吉月必朝服而朝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

廟服 又云公特進列侯卿大夫世婦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幗簪珥入廟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月衣為廟服

命服 出禮記賜

服也

游服 游嬉之服

卉服 禹貢曰島夷卉服

美惡終 叔孫通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素化緇 素衣化為緇風塵也

增題衣 拾遺録曰任昉年十四時學無常師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恍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時人謂任氏為經苑

振衣 不能寐振衣而起也詩曰振衣獨長想韓愈詩曰振衣遊雲闕　古詩曰振衣千仞岡

元服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冠也

初服 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初始也謂未仕時清潔之服也

盛服 左傳曰晉趙宣子盛服將朝

奇服 屈原涉江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微服 堯微服遊于康衢孔子微服而過宋

褻衣 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于斯遂徹之

褏衣 漢王吉字

子陽好車馬衣服自奉養極為鮮明而遷徙所載不過槖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世傳陽能作黄金一作橐衣

綴衣 書曰虎賁綴衣又狄設黼扆綴衣

輕衣 黄庭堅詩曰已剪輕衣換袍袴

更衣 容齋隨筆曰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為姻賓憇息地稚子數請所出因録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顔注更改也凡久坐者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顔注古者延賓有更衣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嘉服 左傳曰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

端服 謂整服也

袪服

姣服 皆好衣也

牛衣 漢王章學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對泣後為京兆上封事妻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果下廷尉死牛衣編亂麻為之今呼為龍具

鶉服 詩曰鶉服長悲碎貧者之服也

三衣 圓覺經曰一日僧伽梨即大衣也二曰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

曰安陀會即五條也此是三衣若呼七條褊衫裙為三衣誤也

兼衣 謝惠連雪賦曰御狐貉之兼衣

雪衣 蘇軾詩曰記得金籠放雪衣鸚鵡也

金衣 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為衣兮菊為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唐明皇謂鶯為金衣公子

烏衣 燕子國 唐詩曰烏衣巷口夕陽斜

玄衣 龜曰玄衣督郵

雲衣 天上浮雲如白衣

垣衣 廣雅苔在垣曰垣衣

袷衣 御袷衣無絮之夾衣也

冶服 詩冶服看疑畫美女之冶服也

荷衣 離騷曰製芰荷以為衣兮

艾衣 燕史雜記曰五月五日午時采艾摘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遺主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

素衣 陸機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謝玄暉詩曰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素服 左傳曰秦伯素

服郊次卿師而哭

羽衣 赤壁賦曰羽衣褊褼、長恨歌曰驚破霓裳羽衣曲

蘿衣 女蘿即薜荔衣也唐孟浩然詩曰山風拂蘿衣

山服 居士野人之服

象服 詩曰象服是宜法度之服也

傳衣 傳燈錄曰釋迦佛生四十九年將金縷僧伽黎衣傳與一祖摩訶迦葉傳至三十二祖弘忍　按傳衣乃西域屈眴布緝木綿花心織成

寶衣 陸倕石闕銘曰棄彼寶衣

原儒衣 酆食其踵軍門上謁衣儒衣冠沛公使人謝曰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食其按劍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者也沛公遽延入

麻衣 深衣也　又麻衣道者明易

操製

漱澣 並見禮記

增華章 劉禹錫集曰顧逢掖之腐儒被華章之貴服

璀璨 賦曰披羅衣之璀璨美女衣明淨貌

桂嶶 楊錯雜之桂嶶美女服也

綝纚 佩綝纚以輝煌衣盛飾貌

纖柔謝春衣表曰執領襘而抃舞失次被纖柔而顧盼增輝 褕襶美女衣長大貌 鶴文謝冬衣表鶴文是賜遠懋晉代之賢鵜翼不濡實慚曹風之刺 龍綃杜陽編曰唐元載寵姬薛瑶英衣龍綃衣一襲無一兩摶之不盈一握 質孫元史輿服志曰質孫漢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則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無定制凡勲戚大臣近侍賜則服之下至于樂工衛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別雖不同總謂之質孫云 綣領淮南子曰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襃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 執袪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而止 絳褠衣詳衣服一 蓮葉衣詩曰香飄蓮葉衣隱士所服也 藕苗衣唐方

干詩曰竹彎松樹藕苗衣

丹霞衣 詩曰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皆仙服也

金縷衣 襄陽耆舊傳曰王昌字公伯為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是任城王曹子大女昌弟式字公儀為渡遼將軍長史婦是尚書令桓階女昌母聰明有典教二婦入門皆令變服下車不得踰侈後階子嘉尚魏主欲金縷衣見王式婦桓嘉止之曰其姬嚴固不聽善爾不須持往犯人家法　蘇軾詩曰把酒一聽金縷衣

隱居服 盧鴻還山賜隱居服　孟光曰妾自有隱居之服

古人服 上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道家衣 宋王禹偁詩曰漁家船舫道家衣

越羅衣 詩曰美人猶舞越羅衣

衷衵服 左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注衵服近身衣也

離塵服 袈裟名無垢衣又名消瘦衣離塵服忍辱鎧

冷裝綿 杜甫詩曰衣冷

欲裝綿

炎流汗又曰炎赫衣流汗

原不待煖漢書寒之于衣不待輕煖

常苦寒古詩曰衣葛常苦寒

賦無衣左傳曰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獻紵衣季札與子産縞帶子産獻紵衣焉

增緹衣韎韐皆武人勇士所服者

便姍嫳屑美女衣服婆娑貌

衯衯裶裶衣整齊貌

披披晏晏靈衣兮披披衣長貌又曰被荷裯之晏晏荷裯荷衣也晏晏衣盛貌

綃紫襭

碧鳳池編曰李紳為相時俗尚輕綃紫纈碧為婦人衣紳自為小君裁翦

金花紫羅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金花紫羅面衣

如不勝衣禮記曰趙文子退然如不勝衣

遺天下衣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

公曰吾府庫有限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

送酒白衣 陶淵明九日無酒須臾見白衣人送酒乃王弘也

點頭朱衣 歐陽修知貢舉每考卷坐後覺有一朱衣人點頭然後其文入彀

淡妝素服 龍城録曰趙師雄遷羅浮日暮于松林酒肆旁見一美婦人淡妝素服出迎與語芳香襲人因與扣酒家共飲師雄醉寢起視在大梅花林下翠羽啁嘈月落參橫惆悵而已

被文服纖 文謂綺繡纖謂羅縠此美人之服也

流霞羽服 古賦曰佩流霞之羽服

納衣垂翠 納衣承佩緌垂翠逐鐺舒旨美人衣飾也

象弭魚服 出采薇詩象弭以象骨飾弓魚服取魚獸之皮為弩矢箙

檿弧箕服 周宣王時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賣檿弧箕服之人得褒女後以獻幽王贖罪是為褒姒

原垂衣而治 詳衣服三

為

衣象天帝王世紀曰黃帝始去皮服為上衣以象天

夏葛冬裘韓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冬日鹿裘夏日葛裘

朝新暮敝桓譚新論曰楚之鄂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為朝衣新而暮衣敝

布衣韋帶說苑曰秦王以五百地易鄢陵鄢陵辭而不受使唐俟謝秦王怒曰公亦嘗見天子之怒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俟曰大王亦嘗見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荷衣蕙帶楚辭曰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

鱗衣霓裳又曰魚鱗衣而白霓裳注魚鱗衣雜五采為衣如鱗文也白霓裳素練也

雲衣虹紳曹植與陳琳書曰被翠雲以為衣戴北斗以為裳帶蛇虹以為紳

唐尊小衷漢書曰王莽以唐尊為太傅尊以國歎民貧乃著短衣小衷按衷古袖字

寬饒短衣蓋寬饒字次公左遷衛司馬出殿門斷其單衣

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劒即日按行衛士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在衛十年不製衣服

婁敬不易 漢書曰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服

衣無文繡 晉中興書曰中宗嘗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孟子曰不願人之文繡

擇不取貴 閭閻衣服擇不取貴儉也

不過囊衣 詳衣服二

不著新衣 世說曰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大笑著之

布衣飯牛 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粗布之衣而自飯牛

烏衣率士 魏志曰泰始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鄧艾曰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耕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

力

漢王解衣 漢書曰韓信既平齊項羽使武涉說信背漢歸楚信謝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

世祖解衣 東觀漢記曰來歙與劉嘉俱詣洛陽世祖見歙歡與之大歡即解衣以衣之

詔賜御衣 續漢書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為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

特賜御衣 魏志曰華歆為司徒歆素清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帝詔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奉羹汙衣 後漢劉寛夫人欲試寛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寛不怒徐言曰羹爛汝手邪

對竈炙衣 東觀漢記曰上聞王郎軍至復驚去至南宮天大雨上引車入道旁空舍竈中有火馮異抱薪鄧禹吹火上對竈炙衣也

使作徒衣 後漢書曰鍾離意詔部送徒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

厲縣使
作徒衣
傭作賊衣又曰虞詡為朝歌長朝歌賊甯季
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詡乃潛遣
貧民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為識
有出市里者吏輙擒之賊由是駭服咸稱神
偪下偞甲偞迫也蹹葉反
禮云為已偞甲
黜華尚素　士不衣織織染絲
音志
賈無衣錦高帝詔賈人無得衣錦繡綺
縠絺紵罽操兵乘車馬
寶玉之衣詩
火入荒陵
化寶衣
襏襫之衣草衣以禦雨　管子曰身
衣襏襫一云即薜荔衣也
增負笸衲衣南唐近事曰韓熙載放曠不羈著衲衣負笸令
門生舒雅執手板于諸姬院乞食以為笑樂
簾為妓衣夏侯亶妓妾無衣每隔簾
奏樂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原既非常服
難逭明刑　桓公好紫衣尹文子曰齊桓公好
紫衣齊國盡服之
景

公衣黼黻晏子曰景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 孝巳視厚薄尸子曰孝巳一夕三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愛其親也 老萊服斑斕孝子傳曰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在萊子常服斑衣為嬰兒戲 詔卓茂一襲東觀漢記光武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賜安車一乘衣一襲 賜周瑜百領吳書曰孫權每賜周瑜衣寒暑皆百領諸將莫有及者 犯劓者赭衣 大辟者布衣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云云 既同聚鷸之尤 宜及維鵜之刺 布衣之儉見彼汲黯 韋袴之儆聞之祭遵 儉不曳婁雖聞諷于蟋蟀 奢而好潔亦見刺于蜉蝣 狐裘

之陋雖致誚于齊相　麻衣之侈亦見刺于曹人

衣服五

原詩魏曹毗夜聽擣衣詩曰寒興御紈素佳人治衣襟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隂纎手疊輕素朗杵叩鳴碪清風流繁節迴飈灑㣲吟嗟此嘉運速悼彼幽滯心二物感余懐豈但聲與音　宋謝惠連擣衣詩曰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夕隂結空幕宵月皓空閨美人戒裳服端

飾相招攜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簷髙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發兩袖輕汗染雙題　增梁武帝擣衣詩曰駕言易水北送别河之陽沈思慘行鑣結夢在空牀既寤丹緑謬始知紈素傷中州木葉下邊城應早霜陰蟲日慘烈庭草復芸黄金風徂清夜明月懸洞房嫋嫋同宫女助我理衣裳參差夕杵引哀怨秋砧揚輕羅飛玉腕弱袖低紅妝朱顔日已興眄睇色增光擣以一匪石文成雙鴛鴦製握斷金刀薫用如蘭芳佳期久不歸

持此寄寒鄉妾身誰與容思君苦入腸　原王僧儒咏擣衣詩曰足傷金管遽多愴緹光促露團池上紫風飄庭裏綠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别鵠悲不已離鸞斷還續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雁足　柳惲擣衣詩曰孤衾引思緒獨枕悵憂端深庭秋草綠髙門白露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蘭不怨飛蓬苦徒傷蕙草殘行役滯風波遊人淹不歸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鶴鳴勞永歎採綠傷遲暮念君方遠遊賤妾理紈素秋風吹綠潭明

月懸高樹軒高夕杵散氣爽夜碪鳴瑶華隨步響幽蘭逐袂生　劉孝威賦得香出衣詩曰香出衣步近氣逾飛博山登高用鄴錦含情動靨比洛妃香纓麝帶逢金縷瓊花玉勝綴珠㩁蘇合故年微恨歇都梁路遠恐非新猶賢漢君方千里尚笑荀令止三旬　費昶華光省中夜聽城外擣衣詩曰閶闔下重闕丹墀吐明月秋氣城中冷秋砧城外發浮聲繞雀臺飄響度龍闕宛轉何藏摧當從上路來藏摧方未已定自乘軒里乘軒盡世

家佳麗似朝霞圓璫耳上照方繡領間斜衣燻百和屑鬢插九枝花昨暮庭槐落今朝羅綺薄拂席卷鴛鴦開縵舒龜鶴金波正容與玉步依砧杵紅袖往還縈素腕參差舉徒聞不得見獨夜空愁佇 增魏温子昇擣衣詩曰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黄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蠮螉塞邊絶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 原周庾信夜聽擣衣詩曰秋夜擣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晝日

明小鬟宜粟縝圓腰運織成秋碪調急節亂杵變新聲

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絶鳴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北

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砧並結連支縷雙穿長命針倡樓

驚别怨征客動愁心　又曰搗衣明月下静夜秋風飄

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

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　增唐杜甫端午日賜衣詩曰

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

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内稱長短終身荷聖情　裴

說寄邊衣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陰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閒階轉淒切祗知抱杵擣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寒雁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幅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寛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箋謾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　于鵠秋衣詩曰篋中有秋帛裁作遠客衣縫製雖女工尺

度手自持容貌常目中長短不復疑針縫密且堅遊客多塵緇意欲都無言澣濯耐歳時殷勤託行人傳語慎勿遺别来已年老亦聞鬢成絲縦然更相逢握手唯是悲所寄莫復棄願見長相思　宋楊萬里曬衣詩曰亭午曬衣晡褶衣柳箱布襆自攜歸妻孥相笑還相問赤脚蒼頭更阿誰　元曹伯啓澣衣圖詩曰静女思歸寧澣衣拜高堂隠士履貞固濯纓視滄浪茍有涓潔心憔悴猶姫姜常懷濟時策進退皆康莊　熊鉌搗衣曲曰

北望悠悠音信少空房念遠心常早流螢熠熠夜稍清塞雁嗈嗈寒已到細絲清水練方新在椸半濕日中明隔籬翁媼寐不熟月落尚聞砧杵聲將軍錦帳環歌舞百戰尚遲歸寸土老農肩米肉成瘡思婦裁衣淚如雨

李俊民擣衣詩曰一夕秋風雁過聲鐵衣辛苦向邊城將軍不用和戎計雙杵休辭月下鳴　趙孟頫聞擣衣詩曰露下碧梧秋滿天砧聲不斷思綿綿北來風俗猶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苜蓿總肥宛腰褭琵琶曾泣

漢嬋娟人間俯仰成今古何待他年始惘然　陳基裁衣曲曰殷勤織紈綺寸寸成文理裁作遠人衣縫縫不敢遲裁衣不怕剪刀寒寄遠唯憂行路難臨裁更憶身長短只恐邊城衣帶緩銀燈照壁忽垂花萬一衣成人到家　鄭允端擬寄衣曲曰男兒遠向交河道鐵馬金戈事征討邊頭八月霜風寒欲寄戎衣須趂早急杵清砧擣夜深玉纖銅斗熨帖平裁縫製就衣襖裙千針萬線始得成封裹重重寄邊使為語夫君奮忠義好將功

業立邊陲要使聲名垂史記　張端搗衣詩曰為搗清砧素令人念藁砧近寒將雁至入夜見蛩吟霜月三更杵關山萬里心金風何太弱不與送餘音　宋无寄衣曲曰征衣須早寄遥憶藁砧寒莫訝啼痕少相思淚已乾　倪瓚素衣詩曰素衣涅衣在彼公庭載傷追隘中心怔營彼苛者虎胡恤爾氓視民如猴寧辟尤詬禮以自持省焉内疚雖曰先業念毋盪失守而不遷致此幽鬱身辱親殆孝違義屈蔚蔚荒塗行邁靡通雝雝鳴鳳

世莫之逢夕風淒薄昌其有旦吁嗟民生實罹百患先師遺訓豈或敢忘簞瓢稱賢樂道無殃予獨何為悽其悲傷空谷有芝窈窕且廓爰宅希静蔽水和樂載弋載釣我心不怍安以致養寤寐忘憂修我初服息焉優游

增賦唐李程衣錦褧衣賦曰君子制服兮損益以時秉衣錦之特麗必尚褧以相資欲曳婁以成飾故威儀而可持異彼佩環有以文為貴者同夫絺綌必特表而出之察其所以亦將有旨顧無伐善俾其藴美衛詩既作

且賦于碩人之篇匪服是加則嗤乎彼其之子異狐裘而羔袖比緑衣而黄裏裳纖縞而不隅籠渥彩之可擬彷彿兮若豹姿之藏霧隱映兮似珠光之透水徒有美于爛然孰可詳其蔚矣故服之無斁終然允臧當斐然而入用懼學製以見傷知我者謂我隱蔽文章不知我者謂我顛倒衣裳曾不念順之則理的然而亡自類韜光不耀孰云欲蓋而彰比乎繪事後素勿矜為寶不有外者何以混其色不有内者何以蓄其藻雅符含章之

德不愆盡飾之道服既美矣人亦宜然等誠明之道合
同出處之義全亦猶絜矩之士窮而不濫緼貞明體恬
淡昔有喻于謗口何以自明今不衣而夜行寧惟逮暗
是知大象既分先質後文德為道用静為躁君不銜昭
質退藏于客匪同龐服之奇自契黃中之吉彼無褐空
念于卒歲此成章不俟兮終日未若賦衣錦之聚衣為
終身之自律　李子卿府試授衣賦曰九月肅霜山静
風落天高氣涼蟋蟀入兮堂户近鴻雁飛兮天路長欲

備歳之無衣無褐始禦冬而載玄載黄命婦女事爲公子裳若乃田畯入室居人在巷警殺氣之秋隕切嚴霜其夜降物藏于時人感于是雖懷有稔而及節亦念無衣而在此績我絲麻具爾紈綺將備服之纁素豈徒事夫紅紫則知王者之德聖人之思禮法在矣古今以之事陳王業功當天時澤及周王之道歌得幽人之詩既而滌場穹窒熏鼠乘其農間以入室處爰邀載績之功始命縫裳之女摻摻柔脆札札鳴杼天寒夜静既閲西

鄭之光月明更深齊度南軒之杵夫如是事合其制禮亦有序物嚮政方人知義所將前規不昧故斯事必舉資爾績而卒歲是裳授余衣而窮冬可禦方今四隩既宅九州攸同人恱物茂時和年豐男勤耕于稼穡女務績于蠶工雖恱當今之化亦由行古之方于是彼其之子各稱其服此生之物咸得其羣念彼及此務穡勸分雖非後作抑有前云豈上帝之思我實下人之戴君客有聞而歌曰天之高兮無不覆君之大兮無不祐生人

殖物既庶且富爾在于時爾茅于晝霜始降兮女工就
歲時窮兮寒衣授　張何授衣賦曰惟改歲之弘典爰
授衣于肅霜稽月令之前制得豳詩之首章夫其損益
從時取其觀古人象玄黃既績可以為公子裳促機上
之寒杼發桑間之懿筐零露既溥肅霜夕降聚于燎火
無資于借人勸其功傭俾率于同巷爾其敦質素黜華
靡詡葛屨之儉嗇笑麻衣之浮侈裂素之潔既無取于
流黃我朱孔陽復何為乎惡紫苟狸製之可識諒羔羊

之在此且德惟稱服道在隨時惜光陰之暮矣恐絺綌之淒其會斯蠶績取彼狐狸既申之以雜佩又組之以素絲信物之美者惟君子宜之借如輕裘被服之客纖手縫裳之女畫剪綺紈夜調砧杵徵芳發素袖舉絲兮衣兮爰笑爰語莫不遵向晦以宴息樂盛陰之室處於戲聖賓作則皇惟降衷禮章度數服制卑崇鑒羔袖之非類慎鷸冠之不中豈可褎然充耳不念女工俾僭亂以陵上興怨言于大東而已是以帶裳表儉黻冕昭文

襲緇衣之改造追補衮之清芬故能宜象服集玄纁將
菲薄以為寶豈浮奢之足云有守道固窮至圖未就卒
歲無褐憂心如疚四時迭運竊獨悲此凜秋萬物有託
子何為乎巖岫空負悲哉之感徒為哿矣之富儻有彈
冠之期不忘綈袍之舊　周存賦曰二儀斡化兮四運
環周大火中而退暑白露泫而成秋玄鳥去巢望雲海
以幽蟄旅雁違漠指烟江而邀遊農事云就婦功聿修
感蟲鳴之促織念客恨之衣裘慮之云誰彼姝者子弄

機杼以成績秉刀尺以循理揣其修短運纎手以俱營善乃規模敏惠心而獨揆爾其上下有序度量有常咸循故以取制豈崇異而違方隨貴賤以合則處玄素而有章伊四人之所授必九月之降霜彼美衣工獻華服之楚楚彼都人士被狐裘之黄黄清霜既降商飈亦厲衰草萎庭墜葉流砌氣蕭瑟以增冷天泬寥而澄霽雖人將入室知所以戒寒而時或無衣則何以卒歲是乃背幽風者無備遵月令者有繼也若乃白日向昬愁雲

四展歸烏時聚斷蓬孤轉風生虛室之寒服念輕裘之善則晏平仲悔累年之未易桓將軍授新衣而不遣也爰有別江山之墨客遊他鄉而未歸驚歲序之云暮恨籌謀之尚違矧夫搖落秋聲淒切霜氣廵階除而不樂撫心曲而誰謂且士有知己而我獨無人皆授衣而我獨未因感時而增歎聊作歌以自慰歌曰愁霜落兮歲已終秋雁吟兮悲遠空短褐不完兮憂思充庭蕭蕭兮冷暮風

原銘晉傅玄衣銘曰衣服從其儀君子德也衣以飾外德以備内内修外飾禮有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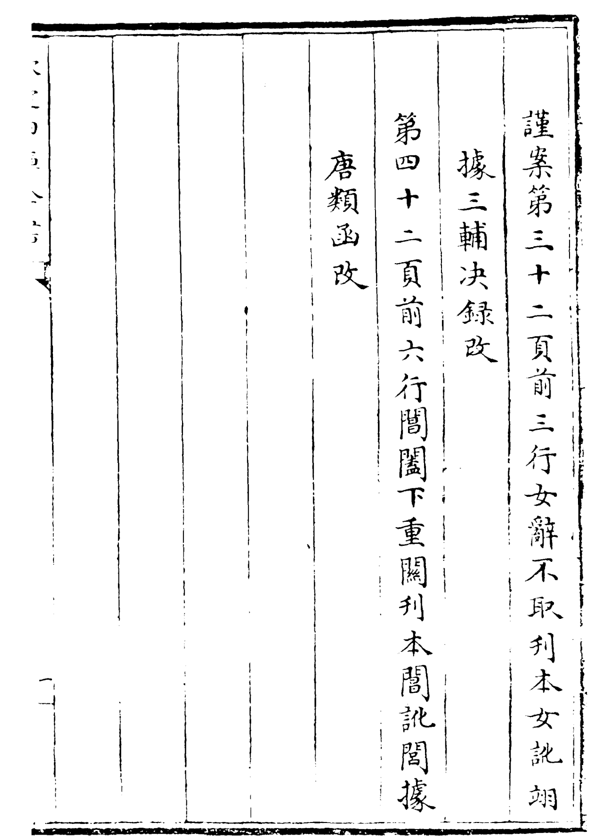
原箴漢蔡邕衣箴曰今人務在奢嚴志好美飾帛必薄細衣必輕煖或一朝之宴再三易衣私居移坐不因故服

原啓梁庾肩吾謝東宮賚内人春衣啓曰階邊細草猶推綟葉之光户前桃樹反訝藍花之色遂得裾飛合燕領鬭分鸞試顧采薪皆成留客

增表宋宋祁謝衣襖表曰冬籥乘辰裘官著令疾馳使驛臨撫塞屯並頒齊笥之良均挾吳綿之煖被躬且吉柬帶有華伏惟皇帝陛下至德誕敷深仁普愛念官師所以卒歲恐天下有受其寒居泰軫窮當舒慮慘況淒其戒序必惻然動心特以濵寒冱嚴持兵皸露句傳温詔緘褚紋袍爛然晝鮮煦若春至矧部校什長賜各有差辟壘窮鄣恍而忘苦振裾交抃聯襶相趨和氣暢肢顧折膠而何畏大恩壓己憂稱服以為難有可仰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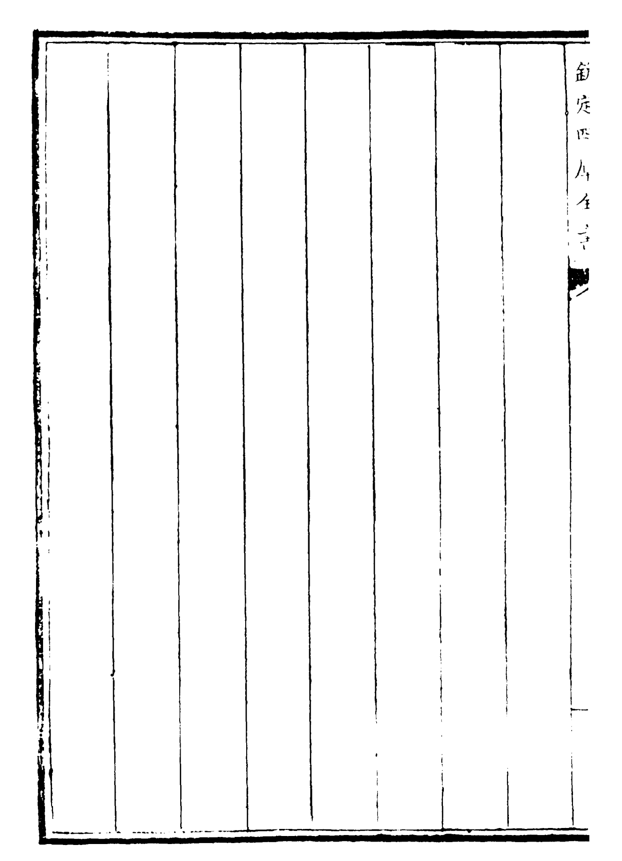
知輕殞　鼂補之謝賜春衣表曰勾萌畢發慶賜可行
土牛久飾于送寒豳籥未歌于迎暑乃眷造庭之願爰
開在笥之良肆有等差均于霞被恭惟皇帝陛下宜人
布政育物為功卉皮自適于陰陽氄毨同和于天地既
陶無外之化亦霑咸若之恩織篚亂流豈惟加五百里
之遠女工同燎故復半三十日之收矧是具僚與之同
體適及風雩之後大頒帑帛之珍君賜足榮不歎無衣
之七王章有分庶逃終褫之三誓各靡捐以圖報稱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三



謹案第三十二頁前三行女辭不取刊本女訛胡據三輔決録改

第四十二頁前六行閶闔下重闕刊本閶訛閭據唐類函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秦在亶